

講義選編方法與當時各格
不同存之以備一格
勁風紀

選編

溫州府 印 卷之二

溫州府 印

目錄

二十五年度上學期高中二年級

章炳麟清儒篇

附錄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節

梁啓超僥倖與秩序

附錄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節

林紓譯記惠斯敏司德大寺

附錄 陳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節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節

黃遵憲今別離

附錄 黃遵憲入境廬詩草自序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附錄 薛福成敍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姚鼐復魯挈非書

附錄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 林紓送姚叔節歸桐城序

清
學
部

汪中自序 漢上琴臺之銘

附錄 汪文集評 江藩漢學師承記汪中傳

納蘭性德詞選

如夢令 鷓鴣天 蝶戀花 南鄉子 金縷曲 又 風流子 滿庭芳

附錄 滕固納蘭成若

孔尚任桃花扇餘韻

附錄 青木正兒桃花扇本事

袁宏道碧暉上人修靜室引 叙陳正甫會心集 鍾惺問山亭詩序 自題詩後

附錄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二講

元散曲選

天淨沙 小桃紅 折桂令 寄生草 鷓鴣曲 沉醉東風 蟾宮曲 山坡羊 賣花聲 秋思夜行船

附錄 任訥散曲之研究

馬致遠破幽夢孤雁漢宮秋雜劇

附錄 王國維元劇之文章



清儒

章炳麟

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枯，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蹕善矣。

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為唐韻正，易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大原閻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定東晉晚書為作偽，學者宗之。濟陽張爾岐始明儀禮，而德清胡渭審察地望，系之禹貢，皆為碩儒。然草創未精博，時糅雜元明譌言，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

先棟時有何焯、陳景雲、沈德潛皆尚洽通，雜治經史文辭。至棟承其父士奇學，揖志經術，撰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左傳補注，始精妙不惑於謾聞，然亦汜濫百家，嘗注後漢書及王士禛詩，其餘筆語尤衆。棟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聲為尚書集注音疏，蕭客為古經解鈎，沈大共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已見，而王鳴盛、錢大昕亦被其風，稍益發舒，教於揚州，則汪中、劉台拱、李惇、賈田祖以次興起。蕭客弟子甘泉江藩復續周易述，皆陳義爾雅，淵乎古訓，是則者也。

震生休甯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

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翬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爲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釋，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爲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列，使人無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凡戴學數家，其分析條理皆參密嚴，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

然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羲，稱說禮經，雜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後餘姚邵晉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稽章學誠爲文史校讎諸通義，以復歆固之學，其卓約近史通而說禮者，羈縻不絕。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漸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云。

初，太湖之濱，蘇、常、松江、太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憲爲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劉覽而無紀綱，其流徧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尙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江永、戴震起，儼

州徽州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覈而無溫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爲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而江淮間治文辭者，故有方苞、姚範、劉大櫟，皆產桐城，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尸程朱爲後。世謂之桐城義法，震爲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被輕蔑。從子姚鼐欲從震學，震謝之，猶亟以微言匡飭，鼐不平，數持論詆樸學殘碎。其後方東樹爲漢學商兌，微識益分。陽湖惲敬陸繼輅亦陰自桐城受義法，其餘爲儷辭者衆，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

夫經說尙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旣以嬰蕩自喜，又恥不習經典，於是常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爲瑰意眇辭，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詩齊、尙書伏生，而排擯周官、左氏、春秋、毛詩、馬鄭、尙書，然皆以公羊爲宗。始武進莊存與與戴震同時，獨熹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辭，猶稱說周官，其徒陽湖劉逢祿始專主董生、李育，爲公羊釋例，屬辭比事，類例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然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繹及長洲宋翔鳳最善傳會，牽引飾說，或采翼奉諸家，而雜以織緯神祕之辭。翔鳳嘗語人曰：說文始一而終亥，卽古之歸藏也。其義瑰瑋，而文特華妙，與治樸學者異術，故文士尤利之。道光末邵陽魏源夸誕好言經世，嘗以術奸說貴人，不遇晚官高郵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爲名高，然素不知師法略例，又不

識字作詩書古微，凡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擊，如仇讎。源一切混合之，所不能通，即歸之古文，尤亂越無條理。仁和龔自珍、段玉裁外孫也，稍知書，亦治公羊，與魏源相稱譽，而仁和邵懿辰爲尚書通義、禮經通論，指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顧反信東晉古文，稱誦不衰。斯所謂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姚易、卓犖之辭，欲以前漢經術助其文采，不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讖語。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贊論語爲有師法，而湘潭王闓運編注五經，闓運弟子有井研廖平，自名其學，時有新義，以莊周爲儒術，左氏爲六經總傳，說雖不根，然猶愈魏源輩絕無倫類者。

大氏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大體與漢儒絕異，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短長雖異，要之皆徵其通雅。何者？傳記通論，闊遠難用，固不周於治亂，建議而不讎，夸誣何益？魑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神教蔽六藝，怪妄孰與斷之人道，夷六藝於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爲律，則上世人事汗隆之迹，猶大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流變，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故惟惠棟、張惠言諸家，其治周易，不能無捃摭陰陽，其它幾於屏閣。雖或瑣碎識小，庶將遠於巫祝者矣。

晚有番禺陳澧，善治聲律切韻，爲一家言。當惠戴學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調洽於它書，始句合漢

宋爲通義及讀書記以鄭玄朱熹遺說最多，故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翕益，以爲比類，此猶掬豪於千馬，必有其分剝色理同者。澧亦絜行，善教授，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弟子不能傳其聲律韻書，稍尙記誦，以言談剿說取人，及翁同龢潘祖蔭用事，專以設問召諸小儒，學者務得宋阮雕槧，而昧經記常事，清學始大衰。

作者小傳

章炳麟，浙江餘姚人。字太炎，原名絳，字枚叔。清季提倡革命頗烈，學術深邃，爲近代國學大家。著有章氏叢書。

附錄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做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國故論衡，檢論，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做『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於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章氏論文，很多精到的話。他的文學總略（國故論衡中）推翻古來一切狹陋的「文」論，說「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為言」。他承認文是起於應用的，是一種代言的工具；一切無句讀的表譜簿錄，和一切有句讀的文辭，並無根本的區別。至於「有韻為文，無韻為筆」，和「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的區別，更不能成立了，這種見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實很有關係。有許多人只為打不破這種種因襲的區別，故有「應用文」與「美文」的分別；有些人竟說「美文」可以不注重內容；有的人竟說「美文」自成一種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東西，不受常識與理論的裁制。章炳麟說；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以是為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與會神旨為上。……知文辭始於表譜簿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

又說：

不得以感人者為文辭，不感者為學說。……學說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於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縕愉者，聞勞人之歌，心猶怕然。大愚不靈，無所憤悻者，覩妙論則以為恆言也。身有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慙隨之矣。心有疑滯，覩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

他是能實行不分文辭與學說的人，故他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的價值。他並不反對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蒞漢微言有一段說：

問桐城義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有為用。何者？明末猥雜佻悅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

以後，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爲宗。幸其流派未亡，相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墮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之，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

但他自己論文，却主張回到魏晉。他說：

魏晉之文，大體皆卑於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罕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國故論衡中，論式）

爲什麼呢？因爲

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

故他以爲

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滑澤者。

他又說：

夫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於彊鉗；肆而不制，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

又說：

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

以口，必先豫之以學。

「必先豫之以學」六個字。談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並非因為他模仿魏晉，只是因為他有學問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國故論衡裏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見，原道，明解故上，語言緣起說，……皆有文學意味，是古文學裏上品的文章。檢論裏也有許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難得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個復古的文家。他的復古主義雖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種反背時勢的運動。他論文辭，知道文辭始於表譜簿錄，是應用的；但他的文章應用的成績比較最少。他對於同時的文人都有點薄鄙的意思（看文錄二，與鄧實書及與人論文書）。他自命「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他於近代文人中，只承認「王闈運能盡雅」。有人問他如何能做到古雅文章，他曾把王闈運做文章的法子來教人，什麼法子呢？原來是先把意思寫成平常的文章，然後把虛字儘量刪去，自然古雅了；他又歡喜用古字來替代通行的字，他自己說。

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通借爲多。舍借用真，茲爲復始。（檢論五，正名雜義）

他不知道荀卿「約定俗成謂之宜」的話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這種「復始」的工夫雖然增加了古色古氣，同時便減少了應用的程度。他自己著書，本來有句讀，還可以幫助一般讀者的了解。後來他的門人校刻他的全書，以爲圈讀不古，刪去句讀，就更難讀了。他知道文辭以「存質」爲本，他曾說：「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篤」；他痛恨那班。

庸妄賓僚，膠施塗墍，案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難也，不云「禍胎可絕」，而

云「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正名雜義）但他那篇訂文（正名雜義乃訂文的附錄）中有句云：「後之林蒸，知孟晉者，必修述文字」，用「孟晉」代求進步，還說得過去；「林蒸」二字，比他舉出的「水落石出」，「釜底抽薪」，更不通了。

總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很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附黃侃答鄭際旦書

鄭生大弟。昨示僕以胡適之在申報論近日文學，涉及於僕之辭，怪僕何以遂默默。年來閉戶息紛，不觀雜報，藉非足下語我，雖使白首不聞胡君之教可也。胡君起自孤生，以致盛譽，久遊外國，尙知讀中國書，僕固未嘗不稱道之，而品覈古今，裁量人物，殆非所任；正使譏僕，亦何傷乎？而以默默爲病耶？少違嚴父之教，幸爲慈母因母嫡兄寡姊所憐，得至成立。性氣浮躁，不能潛心學問；徒恃靈明，弄筆騁辭；雖承師說，無所裨益；授書橫序，尠有發明；斯不學之徵；胡君論僕，自爲知之不謬耳！人固有晚令，而僕自失供養以來，心事悽苦，無意問學。偶欲究聲音訓故之條例，求漢世經師之家法，而聞見苦於未廣，竊恐此生遂終廢業，上負在三之恩。胡君雖欲刻厲僕，其如驚蹇之乘，無志千里何哉？僕聞銜鬻叫呼，懸旌自表者，非隋和之寶。僕之爲文，誠不「豫之以學」，何可諱言！抑胡君以文變天

下之俗，其自視學問果居何等耶？猥以「假古董」為誚，蓋偽古偽新，其事均等。僕與胡君，分據兩塗，各事百年，不亦可乎？僕非不能以惡聲反諸胡君，竊見今之學者，為學窮於詢罵，博物止於鬥爭，故恥之不為也。書此即問無恙。

。侃白。

溫州府圖書館藏

僥倖與秩序

梁啓超

國之亂也不必其敵軍壓境候騎烽火相屬於路民騷然相驚避也不必其羣雄割據天下鼎沸相糜爛而戰也不必其羣盜滿山椎埋剽掠率土之良不得安枕也但使人人有不嫌於其上不安於其職之心則社會之秩序遂破而亂象遂不可以收拾民之爲道也才智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自然之符也故在治世其爲什人長者必其有以長於十人者也爲百人長者必其有以長於百人者也爲千萬億兆人長者必其有以長於千萬億兆人者也夫必有以長於人然後長人則居人上而不以爲泰人有所長於我然後長我則爲之下而不敢怨社會之所以能大小相維各率其職者胥恃此也是故人有爲一官之長而我爲之屬也人有爲一業之主而我爲之從也必其人之學識有以優於我也否則其才略有以優於我也否則其閱歷有以優於我也否則其忠勤任事積之既久而有以爲人所敬信也我而歆其地位而欲進而與之並也則亦惟夙夜孜孜思所以潛吾學識廣吾才略厚吾閱歷或積吾忠勤以蘄人敬信而已舍此則更無他途可以自致故今世號稱治安之國其民自幼而就傅則父詔兄勉務使之能學成一業以期自立及其長而執業於社會也其僅卒業於中小學以下者則服普通庸役以自贍其已受高等教育者則或應試驗以爲各官廨之中下級學習官吏或受汲引而爲各銀行

公司之中下級職員或從諸先輩之後而爲之記室其俸薪則月僅受十數金其地位則受人之指令約束而不許逾尺寸也然而莫或缺望者則以彼居吾上者所任之職良非吾所能勝易地以處則折鼎覆餗之患其遂不免吾毋甯忠於吾職迨吾於分內之事既獲乎上而信乎朋友其有奇才異能終不患無道以自表見如錐處於囊之難闕其末也夫是以一國中公私上下無不舉之職而人皆淬厲向上無已時今吾中國則大有異於是人人皆竊竊私語曰若某某者猶可以爲軍機大臣則亦誰不可以爲軍機大臣若某某者猶可以爲尙侍督撫公使則亦誰不可以爲尙侍督撫公使若某某者猶可以爲各重要局所各大公司之總辦則亦誰不可以爲總辦若某某者猶可以爲大學堂高等學堂之專門教授則誰亦不可以爲教授吾始以爲凡地位居吾上者其聰明才力歷練必有以逾於我夷考其實則不過與我等耳或反乃不如我似此而欲生其敬服之心焉決不可得也與我等者或不如我者而反居我上欲人皆安其遇而忠其職焉決不可得也求其故而不得則曰是命耳運耳此種種迷信之所由生也夫命與運則常在不可知之數者也彼命運能如是安知吾命運不能如是於是人人生非分之求此徼幸心所由生也吾先哲有言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西哲有言曰人恆立於其所欲立之地此最鞭辟近裏之言也夫於迷信命運者則異是以謂命運常能制我而非我所得自爲也於是乎委心以聽諸制我者則倚

賴根性所由生也倚賴人則常畏人畏人則惟勢利是視而所以詔瀆者無所不用其極此寡廉鮮恥之風所由生也夫在治安之國學焉然後受其事能焉然後居其職無學無能則終身爲人役人亦孰敢不自勉今也不然不知兵而任以兵不知農而任以農不知法而任以司理不知教育而任以教育不甯惟是一人之身今日治兵明日司農又明日司理司教育不甯惟是一人之身同時治兵同時司農司理司教育在其人曾不聞以不勝爲患而舉國亦視爲固然莫之怪也是故執途人而命之割鷄則謙讓未遑者什而八九何也以吾未學操刀吾患不能也執途人而命之爲宰相爲大將軍爲方鎮爲監司守令則夫人而敢承何也舉國人共以此爲不學而能者也夫旣已盡人不學而能則吾卽學焉而所能之有以加於彼者幾何卽有加於彼曾不足以爲吾身之輕重然則吾之厲於學徒自苦耳此不悅學之風所由生也無所謂職故無所謂溺職無所謂事故無所謂債事無所謂紀故無所謂干紀人人各自適其私而已此不尊重法度之習所由生也不學而可以能溺職債事干紀而可以無罪則人亦何必忠於厥職故相率縱情於飲食男女絲竹博奕此荒嬉怠惰之習所由生也荒嬉怠惰恆苦不給則必求自進其地位而地位之所以進不恃學不恃能不恃忠職守法而別有所恃則鑽營奔競之所由生也人人皆鑽營奔競而有限之地位終不能盡應其所求不得不排他人以自伸此陰險傾軋之所由生也傾軋不得則嫉

妒之所由生也嫉妒心之初起則以施於與己偪處者而已及其蒸爲習尙而惡根性深入于人心則凡見人之有一技者必媚惡之其立身行己稍有殊於流俗者則視若九世之仇必屠殺之而始爲快屠殺之不必其有利於己也當前適意而已此涼薄狠毒之風所由生也稍自好者稍有技能者稍忠於職務者終已不能自存於社會則亦惟頽然以自放此厭世思想之所由生也賢者既未由潔其身能者既未由用其長馴善者既未由安其業相與皇皇惴惴不知安身立命於何所即彼寡廉鮮恥鑽營奔競嫉妒傾軋者流其用盡心血所得儻來之地亦不知被人攙奪之當在何時其皇皇惴惴常若不自保則亦無以異於人也舉國中無賢無不肖無貴無賤無貧無富而皆同此心理譬諸泛舟中流不知所屆此全社会杌隉不甯之象所由生也嗚呼今日之中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又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嗚呼何其言之一似爲今日言之也我每讀此未嘗不捐捐然悲慄慄然懼也吾又知國中賢士君子與我同茲懷抱者之不乏人也雖然徒悲徒懼終已無益伊古以來一國習俗導之趨下與引之向上恆數人而已爲習俗所戰勝而不能戰勝習俗則無貴乎豪傑之士也我觀我國史則每當混濁浪莽之既極而豪傑以興然則深山大澤中蓋必有人在

吾何悲焉吾何懼焉

作者小傳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新會人。少從康有爲治今文學。戊戌政變，亡命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暢論時政。入民國，厯長司法財政。袁氏稱帝，蔡鐸起義雲南，張勳圖復辟，段祺瑞馬廠與師；皆梁爲畫學。其文條達流暢，時雜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晚年稍趨恬談平易，時作語體。學亦較爲專精。所著有飲冰室文集，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學案，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大乘起信論考證等。

附錄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節錄第二十五、二十六兩章）

清季對於「今文學派」爲猛烈的宣傳運動者，則新會梁啓超也。啓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千秋所以輔益之者良厚。越二年，而康有爲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爲怪。千秋。啓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爲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學數月，則以其所聞昌言學海堂，大詆訶舊學。與長老輩辯詰無虛日。有爲不輕以所學授人，草堂常課，除公羊傳外，則點讀資治通鑑、宋元學案、朱子語類等，又時時習古禮，千秋啓超弗嗜也，則相與治周秦諸子及佛典，亦涉獵清儒經濟書及譯本西籍；皆就有爲決疑滯。居一年，乃聞所謂「大同義」者，喜欲狂，銳意謀宣傳；有爲謂非其時，然不能禁也。

又二年，而千秋卒，（年廿二）啓超益獨力自任。啓超治偽經考，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祕性說孔子，啓超亦不爲然。啓超謂孔門之學，後衍爲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爲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於是專以絀荀申孟爲標幟，引孟子中誅責「民賊」「獨夫」，「善戰服上刑」，「授田制產」諸義，謂爲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誦說其「兼愛」「非攻」諸論。啓超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其後啓超亡命日本，曾佑贈以詩，中有句曰：「……冥冥蘭陵（荀卿）門，萬鬼頭如蟻，質多（魔鬼）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此可想見當時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啓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啓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鉅。

其後啓超等之運動，益帶政治的色彩。啓超創一旬刊雜誌於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稅政，而救敝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已而嗣同與黃遵憲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啓超主講席，唐才常等爲助教。啓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筭記；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鐸稱高才生焉。啓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掎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筭記示親友，全湘大譁。先是嗣同才常等，設「南

學會」聚講，又設湘報湘學報，所言雖不如學堂中激烈，實陰相策應；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衆，於是湖南新舊派大閥。葉德輝著翼教叢編數十萬言，將康有爲所著書啟超所批學生劄記，及時務報湘報湘學報諸論文，逐條痛斥；而張之洞亦著勸學篇旨趣略同。

戊戌政變前，某御史臚舉劄記批語數十條指斥清室鼓吹民權者，具摺揭參，卒與大獄；嗣同死焉，啟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學堂解散，蓋學術之爭，延爲政爭焉。

啟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葆等棄家從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數數往來，共圖革命。積年餘。舉事於漢口，十一年者先後歸，從才常死者六人焉。啟超亦自美洲馳歸，及上海而事已敗。自是啟超復專以宣傳爲業，爲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尙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爲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啟超亦不憚于當時革命家之所爲，懲羹而吹鼈，持論稍變矣。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爲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

啓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爲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啓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其言曰：

「我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而思想一窒；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寢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菴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半面，如羣猿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羣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情狀抑何可憐？……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生之結果也。……」（壬寅年新民叢報）

又曰：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

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徧索諸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別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我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上）

又曰：

「撫古書片詞單語以傳會今義，最易發生兩種流弊：一，倘所印證之義，其表裏適相脗合，善已；若稍有牽台附會，則最易導國民以不正確之觀念，而緣郢書燕說以滋弊。例如疇昔談立憲談共和者，偶見經典中某字某句與立憲共和等字義略相近，輒撫拾以沾沾自喜，謂此制爲我所固有；其實今世共和立憲制度之爲物，即泰西亦不過起於近百年，求諸彼古代之希臘羅馬且不可得，遑論我國？而比附之言，傳播既廣；則能使多數人之眼光之思想，見局見縛於所比附之文句；以爲所謂立憲共和者不過如是，而不復追求其真義之所存。……此等結習，最易爲國民研究實學之魔障。二，勸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嘗行也；勸人治此學，告之曰，吾先哲所嘗治也；其勢較易入，固也。然類以此相詔，則人於先哲未嘗行之制，輒疑其不可行，於先哲未嘗治之學，輒疑其不當治。無形之中，恆足以增其故見自滿之習，而障其擇善服從之明。……吾雅不願采擷隔牆桃李之繁葩，綴結於吾家杉松之老幹，而沾沾自鳴得意，吾誠愛桃李也，惟當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與杉松淆其名實者？」（乙卯年國風報）

此諸論著，雖專爲一問題而發；然啓超對於吾國舊思想之總批判，及其所認爲今後思想發展應遵之途徑，皆略見焉。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僞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以清儒論，顏元幾於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全屬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爲之大同，空前創獲，而必自謂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爲必託古？諸子何爲皆託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啓超蓋

於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

啓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少，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啓超與有罪焉。啓超常稱佛說，謂：「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故其生平著作極多，皆隨有所見，隨即發表。彼嘗言：「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尙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爲誤人？啓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爲無制限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爲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担不能。啓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就此點論，梁啓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雖然，國人所責望於啓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爲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爲一大損失也。

啓超與康有爲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爲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爲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啓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爲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啓超之學，則未能論定。然啓超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爲，殆可斷言矣。啓超「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沈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嘗有詩題

其女令嫻藝術館日記云：「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可謂有自知之明。啓超雖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間又屢爲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識者謂啓超若能永遠絕意政治，且裁斂其學問慾，專精於一二點，則于將來之思想界當更有所貢獻；否則亦適成爲清代思想之結束人物而已。

溫河市 國文館

記惠斯敏司德大寺

華盛頓歐文著
林紓譯

一日爲蕭晨，百卉俱靡，愁人寡歡之時，余在惠斯敏司德寺（一）遊憩，可數句鐘，當此荒寒寥瑟之境，益以陰沉欲雨之秋天，可云兩美合矣。

余一入寺門，已似託身於古昔，與地下鬼雄款語，門內列甬道至修廣，上蓋古瓦，陰森如履地洞，修墉之上作圓竇，通漏光，是中隱隱見一僧，衣黑衣，徐行若魅，余一人既入是中，決所見必皆厲慄之狀，卽亦無怖，牆壁年久，莓苔斑駁，泥土亦漸削落，壁上碑版，隱隱亦悉，爲苔紋所封，而鐫刻之物，觚稜漸挫，但模糊留其形式而已，黃日佈地，四圍仍陰悄動人，高墉修直，仰望蔚藍，直類井底觀天，而本寺塔尖直上，半在雲表。

余循行廢殿之上，遙想當日之經營，至此已榛蕪滿目，更讀殘碑，半傾側於地，或卽成爲砌石，履迹所經，字畫均漫漶不可讀，尙有一碑，列三巨公名，髣髴可辨，其事迹，則久已磨平，無可求索，三公者均本寺主持，爲十一二世紀時人（二）余癡立久不能語，以爲人死留碑，卽碑亦不足深恃，可知人欲圖名欲身後令人思慕其事，滋難恃也，若更數年者，將並此而沒矣，當日營謀刊石立象，謂可不朽，不知石亦有

時而漫滅也。

徘徊中，寺鐘已動，迴音若抱柱而鏗，余立身叢冢之中，似此鐘聲詔人，今日光陰又匆匆逝矣。余在聲浪之中，搖搖似爲此聲催吾人入諸窀穸，可悲也哉。

已而徐步入廣殿中，既入而壯麗之奇構，令人震越失次，盤花大柱，林林可數百株，藻井直上，高厲不見其極。余自視若在殿礎之下，蠕蠕直如虫豸，以此殿之高且廣，寂寥無人，履之心悸，足不敢前。每一窺足而迴音輒發於壁間，覺一舉一動皆生奇響。余肅然知處吾旁者，均先代賢哲英雄之骨，不能不敬恭然，不禁一笑者，笑彼功蓋宇宙，言成經典之人，至於今日則殘骨數星與沙土交雜，聚此漠然無人之區，外此其又何戀耶。生前舉手可以奄有江山，至於鐘漏歇時，欲與前勳爭此土壤，尙有吝惜不復相讓者，則又可憫矣。夫萬年之名，人人所歆，而銘誄陳陳，觀者又復幾人，矧此石苦漚，復不足深恃耶。

余此時迤邐至古詩人墳碣之下，盤桓久之，詩人遺事至簡，而易讀，惟莎士比(三)愛迪森(四)兩先生尙有小石象存焉。餘人則半象粗記姓名而已，嗟乎，詩人固無勳策，而弔古人來，往往於詩人斷墳多增留戀，凡人之弔古英雄，但有駭歎若詩家遺象，則緜緜然情動於中，卽亦不知其所以然。以詩人感人之深，雖異代有同夙契，蓋著書者之神，往往合於讀書者情絲蒙絡，款款深深，餘人則但憑歷史爲準，而

史殊不足恃，詩人印人以心，每誦其詩，輒如新發諸劂，不斥爲陳人屏之也。須知詩人爲人多，而爲己少，以詩人生平去歡樂，而卽幽邃閉戶苦吟，取古人之心迹，與今人黏合無間，而名譽又不從流血而來，一本諸心思以公道論之，後人宜有感戴之思，蓋詩人之留貽，非屬豐功偉烈，或徒託空名，直握其智，珠出其慧力，悉投諸後人，一無所吝也。

余旣憑弔詩人，更進則古皇陵寢矣。又進則名臣勇將及有名主教之屬碑碣林林，顧乃無一聲響，大似天方夜譚中所言術士入城，城人皆化爲石偶者。偶讀墓碑佳者，亦夥，獨有一家則碑誌中有二語云：兄弟勇姊妹懿（五）言詞平賅簡而感人，亦至深也。

余當萬念俱寂時，忽隱隱聞市聲及車馬之聲，隨西風而至此。二境乃至不相侔，人世繁聲竟直至夜臺之上。耶余徘徊間，西日將匿，似遊人宜反而暮鐘亦急。余見沙彌衣白衣魚貫入殿，余獨立於亨利第七（六）禮拜堂之前門外，階級重重，銅扉嚴闔，余仍入觀堂中，營造之工一時無兩，壁端鐫刻垂滿，每刻均鐫先賢而刻工之佳，幾乎視堅石爲木，繇屋頂均密刻仰觀，竟纖細如蛛網，中立二石像，則帝后御容也。旁立均勳戚大臣，每象之前均玉石闌干，旋繞顧富麗至此，轉令人生無窮之悲。蓋經搆此字，非有大力鳥能者，乃殘骨卽居此廣殿崇墀之下矣。意必有一日鳥巢其上，遊人憑弔壞殿之基，殿外尙有二

陵一爲英后伊里沙白(七)一爲蘇格蘭后馬利亞(八)二人仇讎也今乃相距一邱則所謂仇讎者亦不外如此耳方今力持公論何人不爲馬利亞鳴其冤抑以大勢論之二人生死當萬無相見之期不圖埋骨成灰乃同此濛濛之埃蓋

余倦極困息於馬利亞石象之下憐而弔之時萬聲俱寂並住僧梵唄之聲亦渺天色沈沈黑影漸生石象亦漸模糊晚鐘逐處皆動余起立將出遂拾級下忽見愛德哇德聖王(九)之墓因復登臨墳外環立多象爲勢稍高歷歷見諸瑩兆左近有加冕御座一爲木製余思加冕者皇帝得意之秋也今胡爲移此得意之御座寔諸藏園然則人世得意失意事相去亦不數武耳

天色已晚僧將閉門余遵舊路而出余既出殿門寺門卽闔迴音尙隱隱然

余既出門思欲默識今日所見乃腦筋勞如亂絲自念剛出此門胡爲遺忘如是之迅然則智名勇功乃可令人久憶耶彼所謂大名千古不朽者亦讐言耳駒光之隙時推陳而出新須知前此文字固佳然繙閱已至末葉矣今日名人卽推倒舊時之老宿者不知後來之秀久磨礪以待汝矣故歷史陳陳後人聞者每疑信爲荒唐之說實跡偏成疑案因之聚訟紛紛而紀功之碑亦不待人力推陷皆倦極而思睡於地所鐫古書亦漸漸爲空氣所蝕成爲平面無論華表穹門金字塔(十)後此均一堆沙石耳縱使

墳臺堅固亦復何濟而亞力山大^(十二)之尸灰已颺歸烏有僅留空槨置諸博物院中埃及之木默^(十三)固長歷人世之光陰卽波斯之坎白西司^(十四)亦未嘗加以凌踐今嗜利之人乃竊取而鬻之埃及佛羅^(十五)之木默今已搗碎爲醫傷之藥屑矣夫以金字塔中之物尙屑以爲藥矧此區區之殿宇耶今日尙有吾輩爲文章以稱美此寺安知異日非風吼鷗鳴之廢地而斷瓦殘磚均爲野籐山花所蒙絡夫人身死耳死而留名於史卽史亦奚足恃雖碑版亦但成遺跡而已他又何論耶

作者小傳

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美國紐約人，爲美洲首出之文學家。其文跳踴變化莊諧咸備。喜旅行歐洲各邦，足跡殆遍。其所著書，我國已譯者，有旅行述異，附掌錄，大食故宮餘載等。

註釋

(一) 惠斯敏司德大寺 (Westminster Abbey) 英國著名大寺，在倫敦城西部，泰晤士河之旁。西歷六〇五年，東撒遜 (East Saxons) 王斯白脫 (Sebert)，旣皈依基督教，乃建一聖彼得廟於茲地，以貢其誠。其後英王愛德哇德以此廟曾得聖彼得降臨，素著靈異，遂於一〇四五年，毀而重建之，而英王亨利第三復於一二二〇年重加改造，遂成今日之形。英國帝后及名人，大都歸葬此中，蓋彼邦無上之榮典也。

(二) 三主持 其一曰維他利司 (Vitalis)，爲主持至一〇八二年卒；其二曰克利司便那士 (Crispinus) 繼維他利司爲主持，至一一一四年卒；其三曰羅倫斯亞士 (Laurentius) 約於一一五九年被選爲主持，一一七六年卒。

(II) 沙士比 (Shakespeare) 英國最受崇拜之文學家，嘗爲優伶，嗣乃專力於戲曲之著作。一五六四年四月，生於斯脫來福鎮 (Stratford-on-Avon，距倫敦西北百餘里；) 其劇曲著作之事業，約起於一五八九——九〇年。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或以爲此日亦即其生日) 卒，歸葬於其故鄉，而植象於大寺中。

(四) 愛迭森 (Addison) 英國最著名之散文作家之一，生於一六七二年，卒於一七一九年。

(五) 「兄弟勇，姊妹懿」 (All the Brothers Were Valiant, And all the Sisters Were

Virtuous) 此爲紐卡蘇公爵及公爵夫人 (Duke and Duchess of Newcastle) 墓碑上之語，其全句云：「……夫人姓路加氏，名馬加列德，爲哥兒蔡司脫勳爵路加氏 (Lord Lucas of Colchester) 之季妹；其族固高華，以兄弟皆勇而姊妹皆懿也。……」

(六) 亨利第七 (Henry VII) 英王，姓條多氏 (Tudor)，爲條多系之第一主，生於一四五七年；迄一四八五年，弑英王李却第三 (Richard III) 而即英帝位。乃自建禮拜堂於此大寺內，以爲己身及其嫡裔之葬宮。一五〇九年卒，即葬於是。

(七) 伊里沙白 (Elizabeth) 英國女王，英王亨利第八之女，生於一五三三年，一五五八年，即英帝位，時僅二十五歲，即以才略著于時。一六〇三年卒。其爲人貌美而性猜忌；其殺蘇格蘭女王馬利亞也，史家多不直之。

(八) 馬利亞 (Mary) 蘇格蘭王詹姆士第五 (James V) 之女，生於一五一六年。始嫁法王法郎斯第二；王卒，乃於一五六一年歸蘇格蘭，繼其母即蘇王位。時英蘇繼續構兵；一五六八年，蘇格蘭敗，馬利亞被虜，囚於英者十九年。

迄一五八七年，遂爲英女王伊里沙白所殺。

(九)愛德哇德聖王 (Edward the Confessor) 英國英撒 (Anglo-Saxon) 王系最後之帝，卽位於一〇四一年，卒於一〇六六年。生平崇信教義；一〇六一年，教皇亞力山大第三以聖號冊封之。

(十)金字塔 (Pyramids) 埃及古帝王之陵寢；其最鉅者名疵阿普士之金字塔，(pyramid of Cheops) 高達四百八十二英呎，底盤約佔十三英畝，建築之時期，約在西元前三千七百年。

(十一)亞力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古馬基頓 (Macedon) 之英主，生於西元前三五六年，卒於三二三三年，生平以戰功著；其遺體置於一金棺中。

(十二)木獸 (Mummies) 亦譯「木乃伊」，古埃及人欲屍體不腐，葬時恆以種種香料及松香柏油等塗附之。近世出土者多，或取其香料以爲藥品。

(十四)坎白西司 (Cambyses) 古波斯雄主，卽位於西元前五二九年。西元前五二五年，大舉伐埃及，克之，威聲振一時。後三年，自埃及歸平內亂，創股，遂卒於敘利亞。

(十四)佛羅 (Pharaoh) 埃及古帝名號。

附錄一 陳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林紆字琴南，號畏廬，別號冷紅生，福建閩縣人，生於一八五二，死於一九二四。光緒壬午舉人。曾充京師大學

堂文學教習，生平著述甚多，散文則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詩歌則有閩中新樂府，畏廬詩存，傳奇則有蜀鵲啼，合浦珠，天妃廟三種，筆記則有技擊餘聞，畏廬瑣記，畏廬漫錄，等種。

他的翻譯，從巴黎茶花女遺事起，到最後止，共有一百五十六種。出版有一百三十二種。散見於小說月報第六卷至第十一卷的有十種。原稿存於商務印書館未付印的有十四種。在此一百五十六種中，英國作家的作品最多，共有九十三種。其次法國，共有廿五種。再次為美國，共有十九種。再次為俄國，共有六種。此外則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牙日本諸國，亦各有一二種。還有不曾明註何國何人所著五種。

在他的這些譯品中很得人家稱許的，為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狄更司的塊肉餘生述，冰雪因緣，賊史，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史各德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西萬提司的魔俠傳，地孚的魯濱遜飄流記，歐文的拊掌錄等各書。其中有以巴黎茶花女遺事最早出，最享盛明，鼓起他翻譯小說的興致。

胡適說。『林紆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會有這樣長篇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

他嘗訕笑『假道學』。他說：『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寧拘彎曲跼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則兩廡之冷肉蕩漾於前也。』『橡湖仙影序』這是他比一般迂腐的老夫子究竟要高明的地方，也就是他賞鑑西洋小說的原因之一。

他不懂西文，譯書全靠懂西文的人口譯。他譯得很快，『耳受手追，聲已筆止。』每日工作四小時，可以寫得六

千字。他賞鑑西洋文學，全靠兩耳爲過道，很不讓於人家的用眼力。他說：『予嘗靜處一室，可經月。戶外家人足音頗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數君子，偶舉西士之文字示余，余雖不審西文，然日聞其口譯，亦能區別其之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間有高厲者，清虛者，綽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於性情之正，彰瘴之嚴。此萬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孝女耐兒傳序』而且他有時領悟原文的意味。似乎還遠勝於能讀原文的口譯者。例如他評迭更司說：『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馬，吾則皆譯之矣。然司氏之文綽綽，仲氏之文疏闊，讀後無復餘味。獨迭更司先生臨文如善弈之著子，閒閒一置，殆千旋萬繞，一至舊著之地，則此著實先敵人。蓋於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惟其伏線之微，故雖一小物，一小事，譯者亦無敢棄擲而刪節之，防後來之筆旋繞到此，無復叫應。冲叔初不著意，久久聞余言始覺。於是余二人口述，神會，筆逐，綿綿延延，至於幽渺深沈之中，覺步步咸有意境可尋。嗚呼！文學至此，真足以賞心而怡神矣！』『冰雪因緣序』他很喜歡於小說序中發摠見解，評論文學，有許多大膽的議論。如以爲迭更司與司各得諸人的小說，其妙處或高於中國左馬班韓的文章，或高於中國的紅樓水滸，這種議論，直叫一班輕視西洋無文學的老先生咋舌，不過他終究因爲不懂原文，往往有節譯誤譯之處，很招人家的指摘。所以他祇好說：『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卽有訛錯，均出不知。』『西利亞郡主別傳序』卽有訛錯，均出不知，』這是一個不審西文但能筆述的翻譯者說的老實話，也就是他的無可奈何的傷心語！

嚴復林紆同出吳汝綸的門下，世稱林嚴。他們的古文都可以說是桐城派的嫡傳，尤以林紆自謂能謹守桐城義法。

但他們所以在這三十年來古文界佔重要的地位，乃在他們能用古文譯書，把古文應用的範圍推廣，替古文開闢一個新世界，替古文爭得最後的光榮。

胡適說：「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這是林紓在古文史上的一種大貢獻。

附錄二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

民國更元，文章多途；特以儷體縟藻，儒林不貴，而魏、晉、唐、宋，駢騁文囿，以爭雄長。大抵崇魏、晉者，稱太炎爲大師；而取唐、宋，則推林紓爲宗盟云。

林紓，原名羣玉，字琴南，號畏廬，又自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人也。年十歲，從同縣薛則柯讀。則柯讀禮記檀弓至防墓崩卽掩卷大哭。紓亦爲飲泣。則柯賞其慧解，因授以歐文、杜詩。然家貧無所得書，則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偶發篋，得季父所藏毛詩、尚書、左傳、史記四部殘本，則大喜過望！而喜史記特甚！嘗語人曰：「史記之文，純一紀事之文也。然本紀世家列傳中，有同時之事，不並敘，無以取證。已往之迹，不插敘，無以溯源。繁賾之文，不類敘，無以醒目。」爲箋識，用力頗劬，自十三齡及於二十以後，校閱不下二千餘卷。迨三十以後，得與同縣李宗

言交，乃盡讀其家所藏書，不下三四萬卷。強記多聞，爲駢文慕王曇、金應麟；爲古今體詩，追吳偉業、陳恭尹；能畫，能經世文，才名噪里黨，與林崧祚、林某有三狂生之目。久之一切棄去，爲古文祈嚮桐城諸老，寢饋昌黎，自謂善闕抑蔽匿，當伯仲梓湖（吳敏樹）柏規（梅曾亮）或翹其闕，則勃怒於言！中式光緒壬午舉人，再應禮部試不遇，大挑用教諭，以二十六年入京師，爲五城中學國文教員，年五十矣！因得與桐城吳汝綸遇。汝綸故文章老宿，有大名，爲論史記竟日。汝綸大建紆說，又讀紆文，稱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於是聲名益起。其詔學者，恆令取徑於左氏傳及馬之史、班之書、昌黎之文。以爲：「此四者，天下文章之祖庭也！歷古以來，自周、秦迄於元、明，其間以文名而卒湮沒勿章者何限！胡以左、馬、班、韓歸然獨有千古！正以精神詣力，一一造於峯極；歷萬劫不復漫滅耳！而後人之稱昌黎者，曰：「文起八代之衰，」此專言昌黎一人之文，不屬於唐人之文也。唐之名家，如裴度、李華、獨孤及、段文昌、權德輿、元稹、劉禹錫之流，自以爲古；然響枵而氣促，體賈而格俗，偶與皇甫湜、李翱、孫樵之文雜陳，則意境神味，迥然不侔，矧能肩隨退之哉？平心而論；六朝之文，去古尙近；而後來則彌不及！范曄、陳壽、魏收三君，較之馬、班，固不能望其項背；然三家之文，咸沈穆方重，饒有古趣，自唐以下則漸殺！至於宋之劉原父、宋子京之倫，力欲求古而彌不古；則時時發爲傴僂之音！迨及明之陳仁錫、李夢陽、王元美，日以賸體侈衆，猶復唾棄南北朝爲凡猥，則不可解矣！天下之理，製器可以日求其新；惟行文則斷不能力掩古人而自侈其厚。六朝時，古書未盡燬；又去漢魏不遠，元氣深厚，製局用筆，斂而不散，精而能卓；雖體格弗高，然能過光弗揚；亦其精力有獨至者！故文家取材，知窺涉子書而取其古色；不知六朝人之吐屬名貴，亦故家風範，不能

不用以蕩滌其惰氣。」是紆早年論文崇唐、宋，故亦未嘗薄魏、晉者；然每爲古文，則矜持異甚！或經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獨其譯書則運筆如風落霓轉，而造次咸有裁制；所雜者，不加點竄，脫手成篇；此則並世所不經見者已！

初紆與長樂高氏兄弟鳳岐而謙敦昆弟驩。鳳岐而謙歷佐大府，爲東諸侯上客有聲，與紆相引重。而謙摯友王壽昌精法蘭西文；亦與紆驩好。紆喪其婦，牢愁寡歡！壽昌因語之曰：「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中國，不勝於蹙額對坐耶！」遂與同譯法國大仲馬茶花女遺事行世，國人詬所未見，不脛走萬本！旣而鳳謙主幹商務印書館編譯事，則約紆專譯歐美小說；前後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其中多泰西名人著作，若卻而司迭更司，若司各德，若莎士比亞，均有之；而以譯却而司迭更司爲尤高！最先出者爲茶花女遺事，致自得意。蓋中國有文章以來，未有用以作長篇言情小說者！有之，自林紆茶花女始也。紆迨譯旣熟，口述者未有畢其詞，而紆已書在紙。能限一時許就千言，不竄一字，見者競詫其速且工。然屬他文，亦坐此率易命筆矣！自以工爲古文辭，雖譯西書，未嘗不繩以古文義法。嘗語人曰：「中西文字不同；而文學不能不講結構一也。」

當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紆爲師法。遂以高名入北京大學主文科。初紆論文持唐宋，故亦未嘗薄魏晉。及入大學，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繼之；其昶尤吳汝綸高第弟子，號爲能紹述桐城家言者；咸與紆懽好。而紆亦以得桐城學者之盼睽爲幸；遂爲桐城張目，而持韓、柳、歐、蘇之說益力！旣而民國興，章炳麟實爲革命先覺；又能識別古書真僞，不如桐城派學者之以空文號天下！於是章氏之學興，而林紆之說燼！紆、其昶、永概咸去大學；而章氏之徒

代之。紆憤甚！會徐州徐樹錚爲段祺瑞謀主，以北洋軍人魁桀，盜國之鈞；自謂有文武才，喜談桐城之學；以紆三人文章尊宿，遂引之入所辦正則學校。一時言桐城者咸得皈依，而紆尤傾心焉；未幾績溪胡適自美國可倫比亞大學卒業歸，倡文學革命之論，蘄於廢古文，用白話；以民國七年入北京大學爲教授，陳獨秀、錢玄同諸人和之，斥紆三人爲桐城餘孽。紆心不平，作小說妖夢荆生諸篇，微言諷刺，以寫鬱憤。

是時胡適之學旣盛，而信紆者寡矣！於是紆之學，一絀於章炳麟，再蹶於胡適。會徐樹錚又以段祺瑞爲奉直聯軍所敗，紆氣益索！然紆初年能以古文辭譯歐美小說，風動一時；信足爲中國文學別闢蹊徑！獨不曉時變，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與崇魏、晉之章炳麟爭，繼又持古文以與倡今文學之胡適爭；叢舉世之詬尤，不以爲悔！殆所謂「俗士不可與慮常」者耶！然有繫於一代文學之風會者固匪細，不可不特筆也！

不飲

○

溫州

今別離

黃遵憲

別腸轉如輪一刻已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並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花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否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已極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名字知誰籍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况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祇有斑斑墨頗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相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剪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母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攀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常參差舉頭望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祇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作者小傳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近代詩鈔作南海人）生於一八四八，死於一九〇五。以拔貢生中式光緒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曾充駐日使館參贊。新加坡舊金山總領事等外交官。又曾任湖南按察使，參與戊戌湖南新政。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日本雜事詩兩卷，日本國志四十卷。

附錄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自序

余年十五六，即學為詩；後以奔走四方，馳驅少暇，幾幾束之高閣；然以篤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餘事及之，雖一行作吏，未遽廢也。十生古人以後，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為古人所束縛，誠戛戛乎其難！雖然，僕嘗以為「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

06192

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于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縱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詩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聊書於此，以俟他日。

光緒十七年六月，在倫敦。公度自序。

105

漢書卷六十四，王莽傳。莽自以
 古人，才力足以自足矣。莽自以爲
 公。莽自以爲，自以爲自足矣。莽自以爲
 莽。莽自以爲，自以爲自足矣。莽自以爲
 日。莽自以爲，自以爲自足矣。莽自以爲

然
 文
 不
 知
 不
 知

聖哲畫像記

曾國藩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日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况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且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於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而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如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以其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列文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鴻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道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

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然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彊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之七八非之者亦且一二今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入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類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

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國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負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如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伊唔則期報於
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
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
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
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銖錙或百錢逋負怨及子孫若通閩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
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
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
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
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
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作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
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無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
者傷悼不遇怨誹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
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作者小傳

曾國藩，湘鄉人，字滌笙，號伯涵。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時，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連絡沿江各省，封義勇侯，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道光以後，文武泄沓，自國藩以公忠誠樸倡率其將佐僚屬，風氣爲之一變，治軍居官，粹然有儒者氣象。其論學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所爲古文，亦卓絕一代，爲世所宗，所著書百數十卷，曰曾文正全集。

附錄 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墓府賓僚

昔曾文正公，奮艱屯之會，躬文武之略，陶鑄羣英。大奠區宇，振頹起衰，豪彥從風，遺澤餘韻，流行數世，非獨其規恢之宏闊也，蓋其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恆，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鑒，爲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云。竊計公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閔偉，則太子太傅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長沙郭公嵩燾筠仙，兵部侍郎巡撫陝西長沙劉公蓉霞軒，雲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明練，則四品卿銜內閣侍讀長沙郭崑燾意城，候補道長沙何應祺鏡海，武岡鄧輔綸彌之，歙程桓生尙齋，主事甘晉子大，直隸清河道溧陽陳鼎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許振樟仙屏，四品卿銜吏部員外郎嘉興錢應

溥子密，候補道長洲蔣嘉棫，定遠凌煥曉嵐。溫雅，則知和州直隸州長沙方翊元子白，江蘇按察使中江李鴻裔眉生，四品卿銜刑部主事欽柯鉞筱泉，候補道黟程鴻詔伯敷，候選知府陽湖方駿謨元徵，江蘇知縣溆浦向師棟伯常，出使日本記名道遵義黎庶昌，蕪齋，知冀州直隸州桐城吳汝綸摯甫。右二十二人，李公功最高，公之志業，李公實繼之。郭公劉公與公交最深，所議皆天下大計。

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則太子太保大學士恪靖侯長沙左公，兵部尚書衡陽彭公玉麟雪琴，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漢軍李雲麟雨蒼，權福建布政使護巡撫事益陽周開錫壽珊，候補直隸州贈太常寺卿雲騎尉長沙羅萱伯宜，安徽布政使權巡撫事新建吳坤修竹莊，甘肅甘涼道合肥李鶴章季荃。碩德，則兵部尚書德總督兩江開縣李公宗義雨亭，兵部尚書總督湖廣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總督東河河道南昌梅啓照筱巖，前兵部侍郎巡撫安徽衡陽唐訓方義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川陳蘭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撫山東桂陽陳士杰倭臣，光祿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鳳。清才則太僕寺卿瑞安孫衣言琴西，監察御史烏程周學濬縵雲，前知建昌府江陰何棻蓮舫。候補直隸州湖口高心夔碧湄。雋辯，則候補道陽湖周騰虎韜甫，前湖南布政使劍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撫廣東望江倪文蔚豹岑，前山西冀甯道東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左公彭公功最高，李雲麟聞公下士，徒步數千里從公。皆才氣邁衆，練習兵事，而受知於公最先。

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古文，則瀏陽縣學教諭巴陵吳敏樹南屏，前翰林院編修甯豐吳嘉賓子序，候選內閣中書武昌劉裕釗廉卿。閱覽，則前翰林院編修德清俞樾蔭甫，芷江縣學訓

導長沙羅汝懷研生，諸生新城陳學受藝叔，知永甯縣當塗夏燮謙甫，江蘇知縣獨山莫友芝子惇，舉人衡陽王闈連級秋，秀水楊象濟利叔，刑部郎中長沙曹耀相鏡初，出使俄羅斯參贊道員武進劉翰清開生，知易州直隸州陽湖趙裂之惠甫。僕學，則海甯州訓導嘉興錢泰吉警石，知棗強縣桐城方忠誠存之，候補郎中海甯李善蘭壬叔，舉人江甯汪士鐸梅村，候選道石棣陳艾虎臣，諸生南匯張文虎嘯山，德清戴望子高，儀徵劉毓松北山，其子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甫，寶應成蓉鏡芙卿，候選知府金匱華蘅芳若汀，候選縣丞無錫徐壽雪村。右二十六人，吳敏樹羅汝懷吳嘉賓名輩最先，敏樹與張裕釗之文，所詣皆精。莫友芝俞樾王闈運李善蘭方忠誠張文虎戴望皆才高學博，著述斐然可觀。

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幹濟，則蘇松太兵備道南海馮焄光竹儒，徐州兵備道歙程國熙敬之，候選主事海甯陳方垣小浦，候選教諭宜興任伊棣香，候選知縣江甯孫文川澄之。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涇洪汝奎琴西，候選直隸州漢陽劉世墀彤階，候補道瀏陽李興銳勉林，候補知府衡陽王香倬子雲。敏瞻，則監察御史武昌何源鏡芝，江西知縣忠州李士葵芋仙，候補同知宣城屠楷晉卿，候補知府富順蕭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務，剴繁應瑣，雖其用之巨細不同，亦各有所挾，以表見於世。

凡福所嘗與共事，及溯所聞而未相覲，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雋之興，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降及晚近，舍實用而崇科第，復爲一切條例以束縛賢豪，而登進之途隘矣。惟公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爲夷難定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榿榘，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儲；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

礎磨文飾；其用之也，如楹棟榱桷，椳闈居楔，位置適中程度，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迴乾軸而變風氣也。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勉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克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衆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卽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之責者，罔不起爲時棟，聲績隆然。夫人必有駕乎天下之才之識之量，然後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僅八年，於未及同遊者，知之不詳，然於公知人之明，與育才之心，粗有所睹矣。謹詮次公賓僚姓名，并敘其爵里著於篇，而於所未知者，則姑闕焉。

宋歐陽文忠公

... 夫君子之於天下也，無所不為，無所不取，無所不為，無所不取，無所不為，無所不取...

不 欲 也

... 夫君子之於天下也，無所不為，無所不取，無所不為，無所不取，無所不為，無所不取...

復魯絜非書

姚鼐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有弗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濇乎其如歎藐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

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常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以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鼐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作者小傳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乾隆進士，散館主事，遷郎中。告歸，主講鍾山書院。卒年八十五。論學主集義理考證詞章之長，不拘漢宋門戶。桐城自方苞劉大櫆倡爲古文，而鼐繼之，選古文辭類纂以明義法，世稱爲桐城派。有惜抱軒集。學者稱惜抱先生。

附錄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鼎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與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喆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璫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遠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

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歟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莠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好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肅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概。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歎也久矣。觀牛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林紓送姚叔節（永概）歸桐城序

前二十餘年，吾見桐城姚叔節於稠人中，有王貢南者，指而稱曰：「是惜抱先生之從孫也。」時叔節英英然方領解，余不得紹，無以自進於叔節。又十五年，始見范伯子（當世）於江南。伯子壻於姚氏，因得聞叔節學問甚詳，蓋能世石甫（瑩）先生之家事，而遙接心源於惜抱者也。又五年，馬通伯（其昶）至京師，以其文噪於公卿間；見余，述其師吳肇甫（汝綸）文章行誼不容口。余以通伯籍桐城，則又問叔節，乃不知通伯又壻於姚氏者也。嗚呼！姚氏不惟擅其文

章，兄弟繇紹其家學，乃其親戚亦皆以文名天下，何其盛也！近與叔節共事大學，鬚髯偉然，年垂五十矣。迺念伯子被喪以毀卒；摯甫與余聚京師累月，旋亦物故；晚交得通伯，以上書論時政，不合，匆匆亦遇亂歸桐城。然則講古學者之既稀，而二三良友復不得常集而究論之，意斯文絕續亦有數存乎！方道咸間，曾梅諸老以古文鼓吹於吳楚，一時朝士亦彬彬競學。濂亭（張裕釗）摯甫實爲之後勁。諸老中摯甫爲最後死，嘗語余，自憾其老。恐桐城光燄自是而燼。時吾未識通伯，因謂叔節必能力繼其盛。今通伯方讀書浮山，叔節歸而與之提倡古學，果得二三傳人，知叔節雖不與我同居，精神當日處吾左右，余又何別之惜耶？

溫州府

滿江紅

岳飛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闕！

五嶽詞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躡沙漠，蹀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土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自序

汪中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1)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2)凡此四科無勞舉例

孝標嬰年失怙貌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3)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春牧豕(4)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輒軻余受詐興公(5)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6)家構衅於蒸梨(7)蹊躩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卽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8)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暝(9)桐枝惟餘半生(10)鬼伯在門四序非我(11)此四同也

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12)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13)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14)作賦章華之宮(15)置酒睢陽之苑(16)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17)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蓄百里之長再命之士(18)苞苴禮

絕問訊不通此一異也。孝標高蹈東陽（19）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
 餓鴟之餘（20）寄命東陵之上（21）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
 選（22）安成類苑之編（23）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24）子雲見知後
 世（25）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26）笑齒啼顏盡
 成臯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

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
 如齊（27）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註釋

（1）劉孝標名峻，梁時平原人。少好學，安貧，耕讀不輟。齊永明中，奔江南。聞有異書必往借，時謂之書淫。天監
 初，典校祕書，安成王秀引為戶曹參軍，使撰類苑，以疾去，居東陽紫岩山，吳人多從之學。武帝引見峻，占對
 失當，不見用。齊通中卒。門人私謚玄靖先生。有世說新語註，尤以瞻博稱。敬通，東漢馮衍之字。光武時官司
 隸從事，有文五十篇。

（2）孔子家語：商瞿謂梁纘曰：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我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
 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漢書：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按容甫子喜孫字孟慈，官至懷慶知府。九

歲而孤。有禮堂授經圖自序云：喜孫年六歲，先君寫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職，教授於禮堂。明年，更寫鄭康成易註，衛包未改本尚書，顧炎武詩本音，儀禮喪服子夏傳，以次授讀。先君自序，以爲商瞿生子，一經可遺。

(3) 南史：峻生期月而璇之卒。宋泰始初，魏尅青州，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族，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爲尼僧，旣而還俗。

(4) 後漢書梁鴻傳：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史記公孫宏傳：家貧，牧豕海上。

(5) 世說新語：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旣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旣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6) 漢書：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東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鬥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7) 孔子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烝不熟，因出之。

(8) 杜甫詩：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

(9) 釋名：無妻曰鰥，愁悒不寐，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者也。

(10) 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

(11) 漢書：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12) 按南史劉懷珍傳：懷珍齊左衛將軍，懷珍伯父奉伯，宋時官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子靈哲齊袁州刺史。孝標兄孝慶，齊末袁州刺史，封餘干縣南，懷珍從子懷慰，齊齊郡太守，懷慰父乘人，冀州刺史，子霽，西昌相，沓，尚書左丞。懷珍從孫訐之祖承宗，太宰參軍，訐父靈真，齊武昌太守。

(13) 孔子家語：周公居家宰之尊而下白屋之士。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藿不斟，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而爨之。食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

(14) 按梁書本傳云：晉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又云：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孝標所事，僅一安成王秀，此云「兩事英王」，蓋誤。

(15) 後漢書：邊讓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16) 史記梁孝王世家：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17) 太玄經：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注：積善成名，故車生耳，車服有章，以顯賢也。

(18) 周禮：再命受服。注：受服，受祭服爲上士。

(19) 南史：峻遊東陽紫岩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

(20) 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鷦鷯，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於是鷓鴣得腐鼠，鷦鷯過之曰嚇。

(21) 莊子：盜跖死於東陵之上。

(22)南史庾肩吾傳：肩吾爲晉安王常侍，被命與劉孝威，江泊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樞，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錄衆籍，豐其吳饌，號高齋學士。按孝標實未與其事，汪蓋偶誤。

(23)梁書：安成王秀遷荊州，引孝標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書類，名曰類苑。

(24)史記：蜀人楊得意爲苟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能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相如。

(25)韓愈與馮宿論文書：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

(26)太玄經：赤舌燒城，吐水於瓶。注：赤舌所敗，若火燒城。

(27)毛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附 劉孝標自序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亮節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轉軻；此三同也。敬通常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

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序，遺之好事云。

漢上琴臺之銘

（代畢沅作）

自漢陽北出二十里有丘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別左界漢水石堤互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爲伯牙鼓琴鍾期聽之蓋在此云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臺通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迥出塵表土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映可以栖遲可以眺望可以泳游無尋幽陟遠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丘實具二美桃華淥水秋月春風都人冶遊曾無曠日夫以夔襄之技溫雪之交一揮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旃之上靈蹤所寄奚事刻舟勝地寫心諒符立賞余少好雅琴輒誦操縵自奉簡書久忘在御弭節夏口假館漢皋峴首同感桑下是戀於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柁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謝塵緣希風往哲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

銘曰

宛彼崇丘於漢之陰二子來遊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時汎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舟巖思避雨邈矣高臺巋然舊楚譬操南音尙懷吾土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

附錄 汪文集評

王懷祖述學序曰：容甫澹甫之才，跨越近代，其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摩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當世所稱最頌者，哀鹽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而佗篇亦皆稱此。蓋其貫穿於經史諸子之書，而流行於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醞釀者厚矣。

劉台拱容甫傳曰：所爲六朝駢體文，哀感頑豔，志隱味深，無近人規模漢魏排比奇字之失。又容甫先生遺詩題辭曰：爲文鈞貫經史，鎔鑄漢唐，卓然自成一家。

王伯申容甫先生行狀曰：儀徵鹽船厄於火，焚死無算，先生爲哀鹽船文，杭編修世駿序之，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朱文正公提學浙江，先生往謁，答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言，博綜古今，天下奇文字也。畢尙書沅總督湖廣，招徠文學之士，先生往就之，爲撰黃鶴樓銘，歛程孝廉方正瑤田書名，嘉定錢州判站篆額，時人以爲三絕。爲文根抵經史，陶冶漢魏，不沿歐曾王蘇之派，而取則於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阮芸臺述學序錄曰：汪中字容甫，孤秀獨出，凌轢一時，心貫九流，口敵萬卷，鴻文崇論，上擬漢唐，劉焯劉炫，略同其概。

包慎伯藝舟雙楫曰：容甫之文，長於諷諭，柔厚豔逸，詞潔淨而不局促，江介前輩，罕與比方。

李審言汪容甫先生贊序曰：容甫孤貧鬱起，橫絕當世，其文上窺屈宋，下揖任沈，旨諭喻深，貌閑心戚，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可謂魏晉一貫，風騷兩夾。

章太炎到漢微言曰：今人爲儷語者，以汪容甫爲善。彼其修辭安雅，則異於唐，詩論精密，則異於漢，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則異於宋以後之制科策論，而氣息調利，意度冲遠，又無迫窄蹇吃之病，斯信美也。

附錄 江藩漢學師承記汪中傳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鎬京，始遷揚州，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緝履以繼饔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真州，沈按察廷芳主嶽儀講席，聞君議論，歎曰：「吾弗逮也！」年三十，客遊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筇河先生，皆招至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詹少竹汀，盧學士紹弓，並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俗子以爲譏刺當世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選拔貢生，每試別署一榜，置名諸生前，謂所取十曰：「若能受學於容甫，學當益進也」。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容甫以勞心故，病怔忡，聞更鼓雞犬聲，心忤忤動，夜不成寐；是以不與朝試，絕意仕進。乾隆五十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爲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間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尙書沅

開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臺銘，甫脫稿，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爲人所重如此。君治經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寧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闡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君性情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爲惑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衆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之進，滫瀡之奉，嘗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滌之事，不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于學者，分部別居，爲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于家。君一生坎坷不遇，至晚年有讎使全德耳其名，延君鑒別書畫，爲君謀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讎使素不以學問名。嗟夫！當世士大夫，自命宏獎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真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文宗閣

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讎對，卒於西湖之葛嶺園僧舍。盧學士抱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藩弱冠時，即與君定交，日相過從，嘗謂藩曰：予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構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強，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教也。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士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藩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略）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鉢盂求食，睥睨紈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厄，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尙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納蘭性德詞

如夢令

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

鷓鴣天

夜闌一夜涼

冷露無聲夜欲闌，棲鴉不定朔風寒。生憎畫鼓樓頭急，不放征人夢裏還。秋澹澹，月灣灣，無人起向月中看。明朝匹馬相思處，知隔千山與萬山。

蝶戀花

出塞

今古河山無定數，畫角聲中，牧馬頻來去。滿目荒涼誰可語，西風吹老丹楓樹。幽怨從前何處訴，鐵馬金戈，青塚黃昏路。一往情深深幾許，深山夕照深秋雨。

南鄉子

何處淬吳鉤，一片荒城枕碧流。曾是當年龍戰地，颼颼塞草，霜風滿地秋。霸業等閑休，躍馬橫戈總白頭。莫把韶華輕換了，封侯多少，英雄只廢邱。

金縷曲

未得長無謂竟須將銀河親挽普天一洗麟閣才教留紛本大笑拂衣歸矣如斯者古今能幾有限
 好春無限恨沒來由短盡英雄氣暫覓箇柔鄉避 東君輕薄知何處儘年年愁紅慘綠添人憔悴
 兩鬢飄蕭容易白錯把韶華虛費便決計疎狂休悔但有玉人常照眼向名花美酒拚沈醉天下事
 公等在

又贈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
 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 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忌
 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
 君須記

風流子 秋郊射獵

平原草枯矣重陽後黃葉樹騷騷記玉勒青絲落花時節曾逢拾翠忽憶吹簫今來是燒痕殘碧盡
 霜影亂紅凋秋水映空寒煙如織阜雕飛處天慘雲高 人生須行樂君知否容易兩鬢蕭蕭自與
 東風作別割地無聊算功名何似等閒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陽影裏倚馬揮豪

滿庭芳

堆雪翻鴉河冰躍馬驚風吹度龍堆陰燐夜泣此景總堪悲待向中宵起舞無人處那有村雞只應是金笳暗拍一樣淚沾衣須知今古事棋枰勝負翻覆如斯歎紛紛蠻觸回首成非賸得幾行青史斜陽下斷碣殘碑年華共混同江水流水幾時回

作者小傳

納蘭性德滿洲長白人，大學士明珠子。初名成德，字容若，故世多稱爲成容若。康熙進士，官侍衛。愛材好客，所與遊皆一時名士。嘗集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刻爲通志堂經解一千八百餘卷。精鑒藏，善書能詩，尤工倚聲。所著飲水側帽詞，清新雋秀，海內善爲詞者皆歸之，卒年三十一。

附錄 膝固納蘭成若

刻骨纏綿生死別，拊膺抑塞短長吟；自從濕徧青衫後，傳出天裂帛音。

病中雜書之一（一九二二年作）

△此詩書於納蘭詞集與艾廬遺稿之後

說起納蘭的詞，我總要聯憶起我十五歲的時候，在先伯父案頭，聽他講邵心炯先生的遺事；我於是開始讀邵先生的艾廬遺稿。先伯父說：「艾廬最歡喜納蘭的詞因爲處境有點相同；但艾廬的處境比納蘭更苦，所以他的詞比納蘭更

刻。」我於是在書室裏找到一本小倉山房所刻的飲水詞來翻看。其實當時我並不懂甚麼，只是一種好奇心。邵先生生前是先伯父的知交，又是我的師伯，好像和我有些關係的；因此飲水詞也像有些間接的關係。以至今日，無論到東到西，都把這二書帶在行篋中的。

在這裡，我想把納蘭的生涯敘述一下；可是我所備與納蘭有關係的著作中，找不出詳細的記載。在他的詞集——榆園叢書本最完善——裏，要尋出他的生活變遷之跡，而編詞集的人不把年代做順序的，又很不易把捉。所可靠的，祇有徐乾學的墓誌銘韓荃的神道碑，二篇同一簡短，而取材又不相上下的文字了。素不善讀書的我，那有資格坐考證的神座？

納蘭名成德，因為避東宮嫌名，改名性德，他的號叫做容若。公歷一千六百五十四年誕生，一千六百八十五年病死。他三十一歲的短生涯中，製作了許多高貴的藝術品，永為後人歎服景仰。拉丁諺曰：「藝也悠久，生也短促。」請為納蘭誦！

他是一個清初貴胄公子，徐乾學的墓誌裏說：「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漢，君之始祖也；六祖至諱養汲弩，君之高祖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什，君之曾祖考也，女弟為太祖高皇帝后，生太宗文皇帝，……其次子即太傅公之考倪迓韓，君祖考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在他的家世系敘裏看來，可以明白他與清室的關係了。以他生性穎慧，而又好學深思；所以十七歲就補諸生，貢入大學；十八九歲聯舉京兆禮部試；二十二歲殿試，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於是授三等待衛。依他的環境而論，這種少年科第和這樣的進身之階，

是沒甚稀罕的事。

他從小歡喜武藝，騎射習練了很精；做了侍衛，更在這里用功夫；白天常常出去校獵的。他的詞中也記着「秋郊射獵」說：

人生須行樂，君知否？容易兩鬢蕭蕭！自與東風作別，剗地無聊；算功名何似等閒？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陽影裏，倚馬揮毫。——風流子

他對於功名，看得很容易；不當牠目的物的。他借射獵做行樂的手段，這就是他歡喜武藝的所以然罷。而他的藝術天才，不限於文學上；偶然由爲意匠而造出的器物，非常精緻，巧工也夠不上他的。他又工書，又精於鑒賞書畫，實是藝術家而兼批評家。

他在學問上，又下過一翻切實的工夫；十九歲以後，對於學問上的熱心，更加顯著。他的淶水亭雜識自記說：「癸丑（十九歲）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蒞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這四卷雜識，篇幅雖不多，而其中包含的：歷史，地理，天文，歷算，佛學，文學，音樂，考證及其他等；後來對於經史上更加努力了，刊成了通志堂經解若干卷。

他生長在華貴的家庭裏，年紀輕輕，便束帶立於朝庭，現在看來，沒有稱述的必要，然而直接影響於他的生活上，却是一件重要的文獻。徐乾學稱他做侍衛時，「出入扈從，服勞惟謹！」這種不自然被束縛的生活，和他藝術家的根器，——放縱不羈的情性，兩不相容的。這種生活逼迫他，使他外面強作尊嚴，而內面的哀愁，至於無窮期無盡

期了。

他在二十歲左右，——當在二十歲前——娶了盧氏，是當時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與祖的女兒；夫婦倆感情非常濃摯。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無端嫁得金龜婿，孤負香衾事早朝。

他做侍衛時，從幸出遊；徐乾學說：「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刺，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這一對如膠如漆的夫婦，不消說盧氏有這種幽怨，而他臨到別離時，也歔歔啜泣，不能自己，他為明令所迫，不能不服從的；有如遇到惡星宿，沒有法子解去；然而也可說是予他一個機會：展開他的抒情詩的天才。

「家」何等可愛！有宏大的園圃，園中有漾水亭，有曲室叫做鴛鴦社。（見顧梁汾彈指詞）有茅屋，他的詞：

水亭春望

藥闌攜手銷魂侶，爭不記看承人處；除向東風訴此情，奈竟日春無語！
悠揚撲盡風前絮，又百五韶光難

住；滿地梨花似去年，卻多了廉纖雨。
——秋千索

茅屋新成卻賦

問我何心？卻構此三楹茅屋！可學得海鷗無事，閒飛閒宿；百感都隨流水去，一身還被浮名束。——滿江紅
他雖然有這樣幽謔的園亭，爲了服務於朝廷，不能常享逸樂，他雖然有美滿的婦人，爲了從幸出遊，又不得不嘗

「生離常惻惻」的滋味。他寫別離時的情景說：

惆悵彩雲飛，碧落知何處；不見合歡花，空倚相思樹。總是別時情，那得分明語；判得最長宵，數盡厭厭雨。——生查子

時間不留情的過去，他們別了以後，在旅中無聊的時候，往往想到他的愛人，一種難言的隱痛，時時發洩於他的作品中。

相思不如醉，悶擁寒衾睡；記得別伊時，桃花柳萬絲。——菩薩蠻

記縮長條欲別難，盈盈自此隔銀灣；便無風雪也摧殘。青雀幾時裁錦字，玉蟲連夜剪春幡；不禁辛苦况相關。——浣紗溪

他嘗到這種淒涼的情味，自己何由而致此？未免起了許多疑問；這種疑問，也莫由求解答。怨天不成，尤人也不成，祇好自憐自己的多情，自己的福薄。到了這時他的詞境，也變到淒清哀惋，餘音嫋嫋的了。他的詞：

一生一代一雙人，爭教兩處銷魂！相思相望不相親，天爲誰春！——畫堂春

多情自古原多病，清鏡憐清影；一聲彈指淚如絲，央及東風休遣玉人知。

彩雲易向秋空散，燕子憐長嘆；幾翻離合總無因，贏得一回憊憊一回親。——虞美人

因自己的哀愁無告，而推想他的愛人孤寂的生涯；沒有人去安慰她，於是想像她處的情境來增加怨抑。他的詞：落花如夢淒迷，麝煙微，又是夕陽潛下小樓西。愁無限，消瘦盡，有誰知？閒教玉籠鸚鵡念郎詩。

——相見歡

不久他的愛人盧氏死了，他夙昔的疑慮，夙昔的迷夢，在這時一起驚醒的了。在他的眼前遮了一層黑漆的幕布，在他的精神刻了一條永久的傷痕；於是胸中的鬱憤，盡流露於悲涼的詞調了。

悼亡

近來無限傷心事，誰與話長更！從教分付，綠窗紅淚，早雁初鶯。當時領略，而今斷送，總負多情；忽疑君到，漆燈風颭，癡數春星。

——青衫濕

青衫溼徧，憑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頭扶病，剪刀聲猶共銀缸；生來小膽怯空房；到而今獨伴梨花影，冷冥冥，儘煮淒涼——願指魂兮識路，教尋夢也回廊；咫尺玉鉤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斜楊；判把長滴醒，和清淚攪入椒漿；怕幽泉，還爲我神傷！道書生薄命宜將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圓密誓，難禁寸裂愁腸。

——青衫濕自度腔

從此以後，他感念逝者都寄託於詞；這是讀過納蘭詞集的朋友，都會看出感逝之作占了詞集的一大半。這時他在二十三歲左右，詞集中自記說：「丁巳（二十三歲）重陽前三日，夢亡婦淡妝素服，執手哽咽，語多不復能記；但臨別有云：「銜恨願爲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婦素未工詩，不知何以得此也？……」沁園春中所謂：

幾年恩愛，有夢何妨！

他對於逝者的生日和忌日，都非常注意；鷓鴣天自註：「十月初四夜風雨，其明日是亡婦生辰。」詞云：

塵滿疎簾素帶飄，真成暗度可憐宵；幾回偷濕青衫淚，忍傍犀籤見翠翹。

金縷曲註着：「亡婦忌日有感」詞云：

重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我自終宵成轉側，忍聽湘絃重理；但結個他生知己！還怕兩人都薄命，把綠慳賸月零風裏；清淚盡，紙灰起。

他對着他的亡婦的遺影，常常作這樣想的：

爲伊判作夢中人，索向畫圖影裏喚真真！——虞美人

於是這一幅遺影，成了他的孤獨生涯的伴侶了；南鄉子「亡婦顯照」說：

淚咽更無聲，止向從前悔薄情；憑着丹青重省識，盈盈，一片傷心畫不成。別語忒分明，午夜鸛鴦夢早醒；卿自早醒儂自夢，更更，泣盡風前夜雨鈴。

凡人在絕望的時候，想求一種安慰，於是信靈魂不滅，這就是帶着宗教的意味了。這種絕望中的希望，是人之常情。漢武帝的重見李夫人，唐玄宗的想念楊太真，都有方士爲之媒介。這雖是淺薄的迷信，而漢武帝和唐玄宗的誠摯的信仰，與宗教沒有多大的差異。而且這種故事，使後代文人歌頌不休；納蘭身遭此境，他對於「七夕」的故事，當然同情，當然也想自己實現這種故事。所謂其智雖愚，其情則誠。他的詞裏說：

鳳髻拋殘秋草生，高梧溼月冷無聲，當時七夕有深盟，信得羽衣傳鈿盒，悔教羅襪送傾城，人間空唱雨淋

鈴。——浣紗溪

乞巧樓空，影娥池冷，說着淒涼無算；丁寧休曝舊羅衣，憶素手為余縫綻。蓮粉飄紅，菱花掩碧，瘦了當初一半；今生鈿盒表予心，祝天上人間相見。——鵲橋仙

夢闌酒醒，早因循過了清明，是一般心事，兩樣愁情；猶記回廊影裏誓生生！金釵鈿盒當時贈，歷歷春星，

道休孤密約，驟取深盟；語罷一絲清露溼銀屏。——紅窗月

他白盧氏死後，又娶了某氏女為繼室；他的詞裡雖是這樣說：

纖月黃昏庭院，語密翻教醉淺；知否那人心？舊恨新歡相半！誰見？誰見？珊枕淚痕紅泫、——如夢令

到底他懷念舊人的心情，堅強不拔，他的詞中所謂：

鸞膠縱續琵琶！問，可及當年萼綠華？——沁園春

他平生要好的朋友，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谿姜宸英，崑山徐藝初等；都是當時很著名的文人，他以文藝為懷抱，所以種族之見全然打消，而且這幾位朋友，對於他文藝上的發展，出了不少的助力；這也是由於他愛好中夏文化的熱心而來。顧貞觀在他家裏作客好久，所以和他感情最好；當時顧貞觀不很得志，他愛慕顧氏的才學，眼看朝廷上的王公貴人，都沒有什麼大道理的人；不禁為顧氏憤慨嘆息，他的詞：

為梁汾賦

憑君料理花間課，莫負當初我；眼看雞犬上天梯，黃九自招秦七共泥犁！瘦狂在那似癡肥好，判任癡肥笑；笑他多病與長貧，不及諸公袞袞向風塵。——虞美人

再贈梁汾

高才自古難通顯，枉教他堵牆落筆，凌雲書扁；入洛遊梁重到處，駭看村莊吠犬，獨憔悴斯人不免；袞袞門前題鳳客，竟居然潤飾朝家典，憑觸忌，舌難剪！——金縷曲

這種爲朋友憤慨，言人所不敢言，那熱情任俠之氣，早使我們感激了。然而他的那種熱情任俠之氣，決不是空言；當時顧貞觀的朋友吳江吳兆騫，爲仇家所中，（據秋笈集其子振臣跋語）遣戍寧古塔。納蘭見了他們的來往詩詞，探悉了他們的友誼，嘆息不已。顧貞觀彈指詞中有寄吳漢槎金縷曲後，自註說：「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余（顧自稱）曰：人壽幾何？公子乃以十載爲期耶？請以五載，公子許之！未幾，漢槎生入玉門關矣。」這一件事情，在藝林中傳爲美談的；而納蘭的任俠之情，於此可見的了，金縷曲自註：「簡梁汾，時方爲吳漢槎作歸計。」說：

情深我自拚憔悴，轉丁寧香憐易爇，玉憐輕碎；羨煞輭紅塵裏客，一味醉生夢死。歌與哭任猜何意；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知我者，梁汾耳！

他的朋友都是江南人，後來紛紛南歸，風流雲散，他更覺枯寂無聊。這時他又奉使出塞，徐乾學墓志中說：「容若嘗奉使覘梭龍諸羌。」於是他又重嘗別離家室的苦味了。他的詞集中臨江仙自註：「塞上得家報，秋海棠開矣，賦此。」

會記鬢邊斜落下，半牀涼月惺忪，舊歡如在夢魂中，自然腸欲斷，何必更東風。

宿烏龍江

多情不是偏多情，別離只爲多情設。

——青玉案

中元塞外

淒涼况是愁中別，枉沈吟千里共明月。

——月上海棠

宿漢兒村

便是腦滿腸肥，尙難消受此荒烟落照，何況文園憔悴後，非復酒壚風調。回樂峰寒，受降城遠，夢向家山繞；茫茫百感，憑高惟有清嘯。

——念奴嬌

發漢兒村題壁

參橫月落，客緒從誰托；望裏家山雲漠漠，似有紅樓一角。不隨意事年年，消磨絕塞風烟；輸與五陵公子，此時夢繞花前。

——清平樂

他在一千六百八十五年五月，得到七日不汗症死的。他這出使的勞績，在他死後十天光景奏效的。徐乾學墓誌裏說：「其沒後旬日，適諸羌輸款，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帝皇哭他的功成身死。我們哭他的多情薄命。要窮究他的一生，那末請攔筆唱他的憶秦娥！

長飄泊，多愁多病心情惡；心情惡，模糊一片，強分哀樂。擬將歡笑排離索，鏡中無奈顏非昨，顏非昨，才華向淺，因何福薄。

桃花扇餘韻

孔尚任

(西江月)(淨扮樵子挑擔上)

放日蒼崖萬丈，拂頭紅樹千枝。雲深猛虎出無時，也避人間弓矢。建業城啼夜鬼，維揚

井貯秋屍。樵夫賸得命如絲，滿肚南朝野史。在下蘇峴生，自從乙酉年，同香君到山，一住三載，俺就不會回家，往

來牛首棲霞，探樵度日。誰想柳敬亭與俺同志，買隻小船，也在此捕漁爲業。且喜山深樹老，江闊人稀，每日相逢，

便把斧頭敲着船頭，浩浩落落，儘俺歌唱，好不快活。今日柴擔早歇，專等他來，促膝閒話，怎的還不見到？(歇擔

盹睡介)(丑扮漁翁搖船上)年年垂釣鬢如銀，愛此江山勝富春，歌舞叢中征戰裏，漁翁都是過來人。俺柳敬亭，送

侯朝宗修道之後，就在這龍潭江畔，捕魚三載。把些興亡舊事，付之風月閒談。今值秋雨新晴，江光似練，正好尋蘇

峴生飲酒談心。(指介)你看他早已醉倒在地，待我上岸，喚他醒來。(作上岸介)蘇峴生！(淨醒介)大哥果然來了。(

丑拱介)賢弟，偏杯呀。(淨)柴不會賣，那得酒？(丑)愚也沒賣魚，都是空囊，怎麼處？(淨)有了有了！你輸水，我

輸柴，大家煮茗清談罷。(副末扮老贊禮提弦攜壺上)江山江山，一忙一閒。誰贏誰輸，兩鬢皆斑。(見介)原來是柳蘇

兩位老哥。(淨丑拱介)老相公怎得到此？(副末)老夫住在燕子磯邊，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

我同些山中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賽已畢，路過此間。(淨)爲何挾着弦子，提着酒壺？(副末)見笑見笑，老夫編了幾

句神弦歌，名曰問蒼天，今日彈唱樂神，社散之時，分得幾瓶福酒，恰好過着二位，就同飲三杯罷。(丑)怎好取擾？

(副末)這就叫有福同享。(淨丑)好好。(同坐飲介)(淨)何不把神弦歌領略一回。(副末)使得，老夫的心事，正要請

教二位哩。(彈弦唱巫腔淨丑拍手襯介)

醜一美酒也

醜一自無時

須臾一枕少頃也

(問蒼天)新歷數順治朝五年戊子九月秋十七日嘉會良時擊神鼓揚靈旗鄉鄰賽社老逸民剃白髮也到叢祠椒作棟柱爲楣唐修晉建碧和金丹閒粉畫壁精奇貌赫赫氣揚揚福德名位山之珍海之寶總掌無遺超祖禰邁君師千人上壽焚郁蘭奠清醕奪戶爭墀草笠底有一人掀鬚長嘆貧者貧富者富造命奚爲我與爾較生辰同月同日囊無錢灶斷火不啻乞兒六十歲花甲週桑榆暮矣亂離人太平犬未有亨期稱玉罍坐瓊筵爾餐我看誰爲靈誰爲蠢貴賤失宜臣稽首叫九閭開聾啓聵宣命司檢祿籍何故差池金闕遠紫宸高蒼天夢夢迎神來送神去輿馬風馳歌舞罷雞豚收須臾社散倚枯槐對斜日獨自凝思濁享富清享名或分兩例內才多外才少應不同規熱似火福德君庸人父母冷如冰文昌帝秀士宗師神有短聖有虧誰能足願地難填天難補造化如斯釋盡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雲自卷我又何疑

(唱完放弦介)去醜之極。(淨)妙絕。逼真離騷九歌了。(丑)失敬，失敬，不知老相公竟是財神一轉哩。(副末讓介)請乾此酒！(淨呷舌介)這寡酒好難喫也！(丑)愚兄倒有下酒之物。(淨)是什麼東西？(丑)請猜一猜。(淨)你的東西，不過是些魚鼈蝦蟹。(丑搖頭介)猜不着，猜不着。(淨)還有什麼異味？(丑指口介)是我的舌頭。(副末)你的舌頭，你自下酒，如何讓客。(丑笑介)你不曉得古人以漢書下酒，這舌頭會說漢書，豈非下酒之物？(淨取酒斟介)我替老哥斟酒

，老哥就把漢書說來。(副末)妙妙，只恐菜多酒少了。(丑)既然漢書太長，有我新編的一首彈詞，叫做秣稜秋，唱來下酒罷。(副末)就是俺南京的近事麼？(丑)便是。(淨)這都是俺們耳聞眼見的，你若說差了，我要罰的。(丑)包管你不差。(丑彈弦介)六代興亡，幾點清彈千古慨；半生湖海，一聲高唱萬山驚。(照盲女彈詞唱介)

(秣稜秋)陳隋煙月恨茫茫，井帶胭脂土帶香。駘蕩柳綿沾客鬢，叮嚀鶯舌惱人腸。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孫氣燄張。只勸樓臺追後主，不愁弓矢下殘唐。蛾眉越女纔承選，燕子吳歛早擅場。力士僉名搜笛步，龜年協律奉椒房。西岷詞賦新溫李，烏巷冠裳舊謝王。院院宮妝金翠鏡，朝朝楚夢雨雲床。五侯閫外空狼燧，二水洲邊白雀舫。指馬誰攻秦相詐，入林都畏阮生狂。春鏡已錯從頭認，社黨重鈎無縫藏。借手殺讎長樂老，脅肩媚貴半閒堂。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課武昌。九山河流晴喚渡，千尋江岸夜移防。瓊花劫到雕欄損，玉樹歌終畫殿涼。滄海迷家龍寂寞，風塵失伴鳳徬徨。青衣脚壁何年返，碧血濺沙此地亡。南內湯池仍蔓草，東陵輦路又斜陽。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建帝飄零烈帝慘，英宗困頓武宗荒。那知還有福王一，臨去秋波淚數行。

(淨)妙妙，果然一些不錯。(副末)雖是幾句彈詞，竟似吳梅村一首長歌。(淨)老哥學問大進，該敬一杯。(斟酒介)(丑)倒叫我喫寡酒了。(淨)愚弟也有些須下酒之物。(丑)你的東西，一定是山穀野蕨了。(淨)不是不是。昨日南京賣柴

特地帶來的(丑)取來共享罷。(淨指口介)也是舌頭。(副末)怎的也是舌頭?(淨)不瞞二位說，我三年沒有到南京，忽然高興，進城賣柴。路過孝陵，見那寶城高殿，成了芻牧之場。(丑)呵呀呀！那皇城如何?(淨)那皇城牆倒宮塌，滿地蒿萊了。(副末掩淚介)不料光景至此！(淨)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沒有一個人影兒。(丑)那長橋舊院，是咱們熟遊之地，你也該去瞧瞧。(淨)怎的沒瞧？長橋已無片板，舊院賸了一堆瓦礫。(丑搥胸介)咳！慟死俺也！(淨)那時疾忙回首，一路傷心，編成一套北曲，名為哀江南，待我唱來。(敲板唱弋陽腔介)俺樵夫呵。

(哀江南)(北新水令) 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

對着夕陽道，(駐馬聽)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山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鴿蝠糞滿堂拋，枯

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沈醉東風)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玻璃瓦

片多爛，翡翠窗櫺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折桂令)問秦淮舊日窗

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日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鏡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

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箇人瞧，(沽美酒)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

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一樹柳彎腰，(太平令)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吠，

無非是枯井頽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灶？(離亭宴帶

鏡船

舊院

歇拍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早開。誰知道容易冰銷，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謙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河鬼夜哭，鳳凰臺樓，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藁。俺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副末掩淚介)妙是絕妙，惹出我多少眼淚。(丑)這酒也不忍入唇了，大家談談罷。(介)淨時服扮阜隸暗上)朝陪天子輦，暮把縣官門，阜隸原無種，通侯豈有根？自家魏國公嫡親公子徐青君的便是。生來富貴，享盡繁華，不料國破家亡，賸了區區一口，沒奈何在上元縣當了一名阜隸，將就度日。今奉本官籤票，訪拿山林隱逸，只得下山走走。(望介)那江岸之上，有幾個老兒閑坐，不免上前討火，就便訪問。正是開國元勳留狗尾，換朝逸老縮龜頭。(前行見介)老哥們有火，借一個。(丑)請坐。(副淨坐介)(副末問介)看你打扮，像一位公差大哥。(副淨)便是。(淨問介)要火吃烟嗎？小弟帶有高烟取出奉敬罷。(敲火吸烟奉副淨介)(副淨吸烟介)好高烟，好高烟。(作暈醉臥倒介)(淨扶介)(副淨)不要拉我，讓我歇歇就好了。(閉目臥介)(丑問副末介)記得三年之前，老相公捧著史閣部衣冠，要葬在梅花嶺下，後來怎樣？(副末)後來約了許多忠義之士，齊集梅花嶺，招魂埋葬，倒也算千秋盛事，但不曾立得碑碣。(淨)好事好事，只可惜黃將軍刎頸報主，拋屍路傍，竟無人埋葬。(副末)如今好了，也是我老漢同些村中父老，檢骨殮殮，起了一座大大的墳塋，好不體面。(丑)你這兩件功德，卻也不小哩。(淨)二位不知，那左甯南氣死戰船時，親朋盡散，却是我老蘇殮殮了他。(副末)難得難得！聞他兒子左夢庚，襲了前程，昨日搬柩回去了。(丑掩淚介)左甯南是我老柳知

己，我曾託藍田叔畫他一幅影像，又求錢牧齋題贊了幾句，逢時遇節，展開祭拜，也盡俺一點報答之意，（副淨醒作悄語介）聽他說話，像幾個山林隱逸。（起身問介）三位是山林隱逸麼？（衆起拱介）不敢，不敢，爲何問及山林隱逸？（副淨）三位不知麼？現今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撫按大老爺，張掛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經月餘，並不見一人報告，府縣着忙，差俺們各處訪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話去。（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隱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老夫原是假斯文的老贊禮，那裏去得？（丑淨）我兩個是說書唱曲的朋友，而今做了漁翁樵子，益發不中了。（副淨）你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訪拿你輩哩。（副末）啐，徵求隱逸，乃國家盛典，公祖父母，俱當以禮相聘，怎麼要拿起來？定是你這衙役們奉行不善。（副淨）不干我事，有本縣籤票在此，取出你看。（取看籤票欲拿介）（淨）果然這事哩。（丑）我們竟走開如何？（副末）有理。避禍今何晚，入山昔未深。（各分走下）（副淨趕不上介）你看他登岸涉澗，竟各逃走無蹤。（清江引）大澤深山隨處找，預備官家要，抽出綠頭籤。取出紅圈票，把幾個白衣山人謊走了。（立聽介）遠遠聞得有吟詩之聲，不在水邊，定在林下，待我信步去找便了。（急下）內吟詩曰：

漁樵同話舊繁華，
短夢寥寥記不差。

曾恨紅箋啣燕子，
偏憐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
烟雨南朝換幾家！

傳得傷心臨去語，
每年寒食哭天涯。

作者小傳

孔尚仕字季重，號東塘，又號雲亭山人。曲阜人，孔子之後。康熙間，授國子監博士，累官戶部員外郎。通音律，作小忽雷，及桃花扇二劇。其他有岸塘文集湖海詩集等。

附錄一 桃花扇本事 (鄭震譯青木正兒支那近世戲曲史)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歸德人，戶部尚書侯恂之子。應鄉試落第，逗留南京，寓於莫愁湖畔。經秋到春。一日，欲約復社的名士陳定生吳次尾到冶城的道院賞梅花，適陳吳赴徐大公子的宴會，不在，侯因此訪柳敬亭，聆聽敬亭的鼓詞。敬亭是一個有氣節的人，雖然他是賣藝的。此地有秦淮的名妓李貞麗，養女曰李香，年剛十六歲，才色雙全。

有老曲師蘇貞生教其唱牡丹亭曲。貞麗有舊相好楊文驄，是一罷免的縣令，常來訪貞麗，見李香，極力稱其聰明。以侯方域正在尋求佳麗，若見李香，心中必定合意，因此和貞麗謀，欲代方域拉合。貞麗喜，轉託文驄向方域致殷勤。

有宦官魏忠賢的黨人阮大鍼，自魏黨敗後，閒居南京，以待時機。因大鍼素來媚附魏黨，故受清議派東林黨的排斥，南京復社（屬於東林黨系的）諸人，素不和阮來往。曾有一次大鍼臨文廟的釋典，吳應箕楊維斗等復社中人，不使大鍼進去，且毆打侮辱之。大鍼家蓄優伶，演大 自作的燕子箋傳奇，聞名都下。陳定生曾有一次宴客，徵大鍼家伶。大鍼以爲此事可以恕寬自己的過去，欣然命家伶應徵。不料陳定生在宴會上偶談及國事，輒詆毀大鍼，大鍼派人探知之，心中益加怨恨。

楊文驄係大鍼的盟弟，教大鍼一個計策說：陳定生吳次尾和侯方域交情最厚，現在方域正

打算求得一秦淮的名妓，你若能送資金給方域，作名妓的梳櫛費，買得方域的歡心，那末陳吳的排斥必定減低。大誠聽着方聰的話有理，慨然出三百金使文聰依法處辦。一方侯方域由文聰處聽到李香的絕色，極欲爲其梳櫛，然一時旅囊已空，萬萬無力來玩這套把戲。時值清明佳節，無聊地出來踏青，路逢柳敬亭，回到秦淮，訪李香，適貞麗和李香赴媛翠樓的盒子會，不在家中，遂再到媛翠樓。這時楊文聰蘇岷生已先化，大家在樓下相會。侯方域對着李香的樓上拋以自己的扇墜，香君亦將汗巾包櫻桃從樓上拋下，兩人互示情意。既而貞麗伴李香下樓，對衆獻茶，並設酒席，行酒令，盡歡而散。自後文聰卽爲李香整梳櫛的準備，擇一佳日，文聰伴方域來李香居，一切的花費都由文聰代出，方域享着現成福。當晚定情時，方域以宮扇題詩贈與李香，兩情如膠如漆。翌日，文聰再至，傳達阮大誠之意，方域諒之，不料李香在側，認爲這是不義的贈與，決意將釵環首飾和衣裳等退還大誠。方域因此亦謝絕文聰的請託。轉眼五月端陽節，陳貞慧吳應箕等復社的文人在水榭看燈船，會飲，見方域和李香的船過。大家共招呼登樓。恰巧阮大誠亦乘燈船來，一望知爲復社之會，嚇得滅燈逃走。是時駐在武昌的總兵左良玉，以兵糧缺乏，一時欲安慰士卒，因此便傳令將不日下江南。此報傳至南京，兵部侍郎熊明遇束手無策。知左良玉是方域父親的門生，遂使楊文聰託方域僞造父書，勸良玉中止下江。柳敬亭當送書之任，親至武昌，投書給良玉，且以滑稽話諷刺之，良玉於是打銷下江南意。這事情適爲阮大誠知道了，大誠乘機向當道告訴方域爲良玉內應，陷方域於罪，藉出自己之氣。幸楊文聰告訴方域，方域逃至父親的門生淮安漕撫史可法處暫避。未幾傳來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縊死煤山的消息。馬士英阮大誠等欲立神宗之孫福王爲帝，當時史可法獨持異議，終被馬阮之說制勝，福王在南京卽位，改元宏光。馬士英任兵部尙

書，阮任光祿寺卿，楊文驄亦授禮部主事。大鉞之同鄉田仰起用爲遭撫。當田仰赴任時，欲托文驄購一妾，文以李香對，并和李香商量。不料李香誓死不應。馬士英知道了這件事，爲討好田仰計，卽派家奴來強奪，文驄亦來勸李香下樓，李香拼着一死抵抗，適拿着方域所贈的宮扇，便向自己臉上亂打，血流至頰，文驄見其不可屈，不得已命貞麗冒充着李香去。未幾，文驄和蘇崑生共訪李香居，見李香獨在樓上午睡，面前橫着宮扇，血痕斑斑——這便是李香前日毆打自己的臉上時染着的。文驄善畫，摘取盆草的鮮質代顏料，約略施以點染，便成了一幅折枝桃花圖，因此笑着說：這真是一柄桃花扇。香君醒來，見扇歎了一口氣，欲將扇寄與方域訴苦。蘇崑生自願任使者之勞。獨騎一驢往河南，適走到黃河堤上，逢着亂兵，驢被奪去，人被拋在水中，幸虧得貞麗乘船經過此地，將崑生救起，原來貞麗嫁給田仰後，逢着正夫人嫉妬，改嫁給一老兵，現在流落在此。適方域從前方乘舟歸來，大家在此處相逢，崑生因此完了送扇的使命。一方蘇崑生走後，李香忽被選入福王的宮中，其居處媚香樓，成了人去樓空。有畫家藍瑛，從北京來南方避難，因和楊文驄親交，由文驄介紹，暫在媚香樓居住。方域不知，獨自來媚香樓訪香君，却已「人面不知何處去」！偶文驄來，便將香君入宮之事告訴方域，方域默默地徒增惆悵。適藍瑛的桃源圖成，乞方域題詩，方域於是滿肚牢騷，都從詩中發出。後方域和蘇崑生經過三山街，知陳貞慧吳應箕在蔡益所書店，往訪之，不巧阮大鉞亦從店前經過，逢着三人，便將三人一齊下獄。崑生激於義憤，欲求救於左良玉，至其營，巧逢着柳敬亭，遂得進見。良玉憤阮馬的橫暴，草檄命柳敬亭持赴南京散佈。敬亭又被捕。未幾，清兵陷南京，福王出奔，城中大亂，獄中的人皆脫出，方域和柳敬亭暫時避難於棲霞山。李香從宮中脫出，逢着蘇崑生，亦同到棲霞山避難。這裏有一個舊時北京的

錦衣衛儀正，名叫張薇，在山上的白雲庵修道，畫家藍瑛，書賈蔡益所，都是他門下的子弟。七月十五日，白雲庵建大經壇，追薦先帝及殉難文武諸臣，會衆中方域和香君都在，兩人相逢，悲喜交集，出桃花扇互敘舊情。張道士見之，親自下壇，取扇扯破，大聲喝道：「當這天翻地覆時，還不斷去這情根慾種！偏有那些花月閒情。」兩人經這一喝，忽然徹悟，遂皈依教門。後，蘇崐生爲樵夫，柳敬亭爲漁父，隱於南京郊外，常相會閒話。一日兩人逢於水邊，適老贊禮携一壺酒至，三人席地而坐。酒後，贊禮彈弦爲巫腔，柳敬亭唱盲女的彈詞，蘇崐生擊板唱弋陽腔。各在歌中唱朝代興亡的感慨。忽有縣之差役奉命來鄉訪求隱逸之士，欲招三人去，三人逃得無蹤無跡，不知到何處去了。

附錄二 恒詩峯明清以來戲劇的變遷

中國戲劇是從兩條路上發展來的：一是貴族方面；一是民衆方面。在宋金元時代，纔有戲劇。當他結胎以及產生的時候，完全起於宮庭貴族之間，等到長大了，慢慢的及於各地。各地既受了貴族化的戲劇的洗禮，又就他本地原有的歌謠道情……等類，蛻化出來；如所謂溫州雜劇，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等，一直到現代的秦腔，二黃腔，都是由民衆方面來的。也可說是貴族化的戲劇，到了現代成爲民衆化了。

宋金元以前的戲劇如何，可看宋元戲曲史，茲不論。明初戲劇仍是沿襲宋元之舊，作雜劇及傳奇等類的人甚多，可謂遺風未墜。戲劇是供人娛樂的，雖說起於宮庭，民衆方面也是不能甘於枯寂。南宋建都在臨安，離着溫州甚近，就有溫州雜劇出現。元朝享國日淺，彼時作曲子的人雖說是北人多於南人，不久這種重心仍然移到南方（據宋元戲曲史）。到了明朝中葉，江浙兩省承襲這種遺風，各地方的戲劇如春芽怒發，萬卉爭妍，如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

崑山腔等等，先後出世。祝允明猥談上說：「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今遂遍滿四方。輾轉改易，蓋已略無音律腔調，如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趁逐悠揚，實胡說耳」。據此可知各腔大不直於學士大夫之口，但是民衆方面卻很歡迎，而且使他繼長增高，以致披靡一切。各腔既是從溫州雜劇蛻變來的，而山腔更進一層，便將宋金元的遺範以及各腔的精華，搜羅一起，完成了崑山腔。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上說：「梁伯龍，崑山人。雅擅詞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時人。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伯龍填浣紗記付之」。又陳僖客窗偶筆上說：「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士；所謂崑腔者，自良輔始」。自這崑腔出世，到處歡迎，直到現在，幾成爲戲劇的正統。惟弋陽腔與他並駕多少年，今日尙有遺形。他如餘姚腔……等等，久已不見了。

據上所說，民衆勢力很偉大，發展的神速，可想而見。但明室宮庭裏面，仍是唱舊式的雜劇，可是民間的曇演，也居然入於宮了。勝朝彤史拾遺記上說：「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舊戲，以及民間曇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謂過錦戲者，彷彿古優伶供養，取時事諧謔，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避賊狀，上曰：有此耶？后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戲」。這是崇禎的事。舊戲是什麼？當然是宋元戲曲之舊。民間曇弄，是什麼？當然是崑山等等。可見宮庭雖有舊戲，這民間曇弄也有一顧之價值。到了清朝，宮中就沒有什麼舊戲，簡直可以說官民一體了。

總而言之：明朝一代的戲劇，已經是民衆戰勝了貴族。當時宮庭及各藩府何嘗不在那裏提倡古調，如過錦戲的組織，是在宋元以前就有的，史書上不少概見，明史上也有，直至明末尙且保存。但是民間各地方的戲劇，一時蓬起，

前所舉的，不過幾種。如陶庵夢憶上說：「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扮演目蓮」，（這也可以說是徽班的鼻祖）這又是一種了，其餘不見於記者尚多。總之民間戲興起來後，居然也能在宮中扮演，而這宮中戲反僅靠着特別勢力保存，這便是民間戰勝的老大憑據。所以明朝一代對於戲劇貢獻最大，我們在今日不能不感謝先民的精神，到了清朝不過又蛻變一次，這種根基完全是明人建築的。

到了清朝，此風因襲未改。順康雍三朝宮庭中於此不措意，一直到了乾隆，纔起急劇的變化。嘯亭雜錄上說：「乾隆初，純皇帝以海宇昇平，命張文敏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頤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其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奇麗……」這是宮中提倡戲曲之始。宮中如此，王府也就從事提倡。蓄養優伶，本是古來遺俗，至明尤盛。清朝王公等也相率效尤，那時便叫作王府班子，同時也製了許多曲子。但是崑腔歷時雖久，究竟仍是學士大夫所欣賞，民間因其不易了解，只好聽聽弋陽腔。所以那時班子總是弋陽腔，崑山腔兩班合演。到了乾隆三十九年，秦腔到京，不惟販夫走卒歡迎，學士大夫也顧不得什麼叫作「鄭聲淫」，簡直發起狂來了。嘯亭雜錄上說：「魏長生，四川金堂人，行三，秦腔之花旦也。甲午入都（按即乾隆二十九年），年已逾三旬外。時京中盛行弋腔，諸士大夫厭其囂雜，殊乏聲色之娛，長生因之變為秦腔：辭雖鄙狠，然其繁音促節，嗚嗚動人，兼之演諸淫褻之狀，皆人所罕見者；故名動京師。凡王公貴位，以至詞垣粉署，無不傾擲纏頭數千百，一時不得識交魏三者，無以為人。」觀此可知秦腔之魔力。嘯亭主人說他不好處，正是他的好處，並且行未數年，原有京班竟至失業。簾陰雜記上說：「京腔六大班盛行已久，戊戌己亥時尤興王府新班。湖北江右公議，魯

侍御贊元在座，因生脚來遲，出言不遜，手批其頰，不數日侍御即以有玷官箴罷官，於是縉紳相戒不用王府新班。而秦腔適至，六大班伶人失業，爭附入秦班覓食，以免凍餓而已。觀此又可知京中原有六大班，這六大班唱的是崑弋兩腔，等到秦腔入京，六大班伶人竟至沒有飯吃。當時總以為魏三的魔力大，我以為還是嗚嗚的動人的魔力比魏三大。彼時秦腔既壓倒一切，而這二簧腔也就應運而生。總以為京師是首善之區，是要聽「韶音雅樂」的，沒想到秦腔一來，聲價十倍。四大徽班也就見獵心喜，躍躍欲動，恰好借着乾隆帝八旬正壽的機會，於是就聯翩入都，一顯身手。（徽班是從漢口來的，二簧是漢調的變相）京塵雜錄上說：「三慶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釐，時稱三慶徽，是為徽班鼻祖」。又云：「春臺，三慶，四喜，和春，為四大徽班。惟嵩祝座兒錢與四大班等，堂會必演此五部，日費百餘緡。下此則為小班，為西班牙茶園，座兒錢各以次遞減有差」。又云：「余按四喜的名最先，都門枝詞云：『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闋傳四喜班』；此嘉慶朝事也」。觀此又可知四大徽班在乾隆末年進京，進京不久又壓倒了西班（即秦腔）。計自乾隆四十年起到嘉慶末年止，三四十年的功夫，戲劇的變化太大了。始而是崑腔高腔（即弋腔）受秦腔的排擠，繼而秦腔又受二簧腔的排擠。這是什麼緣故呢？容我隨後再說。當這急劇變化的時候，更起一種反動。嘯亭雜錄上說：「……是以崑曲雖繁音促節居多。然其音調猶有古之遺意。惟弋腔不知起於何時，其饒鉞喧闐，唱口囂雜，實難供雅人之耳目。近日有秦腔，宜黃腔，（即二簧）亂彈諸曲名，其詞淫褻，皆街談巷議之話，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聽，有時可以節憂，故趨附日衆，雖屢經明旨禁之，而其調終不能止，亦一時習尚然也」。觀此又可知以那時的煌煌明旨，竟會禁止不住一時的習尚。法令既不能行，於是社會方面又起了

一種反動。京塵雜錄上說：「吳中舊有集秀班，其中皆梨園父老，切究南北曲，字字精審。道光初，京師有仿此例者，合諸名班爲一部，曰集芳班，皆一時教師故老，大半四喜部中舊人。約非南北曲不得登場扮演，庶幾力返雅聲，復追正始。先期遍張貼子，都人士亦莫不延頸翹首，爭先聽睹爲快。登場之日，座上客常以千計，於是名譽聲價，無過集芳班，不半載，子弟散盡。」觀此更可知這種復古運動；只有半載壽命。若是座上客日以千計，何至不半載子弟散盡？又何至竟使雅聲返不了，正始追不回？真真可以說「大雅淪亡」了！

四大徽班是以唱二簧爲主的，到了此時，已入承大統；秦腔居了閨位。可是崑腔並未完全衰歇，每天的戲，仍是中場唱幾齣崑腔。而且這般唱二簧的伶人，仍舊習學崑腔，並且認這崑腔是戲劇的正宗。不會崑腔的伶人，每爲同行看不起；至今猶然，這也是習慣如此。不過聽衆方面愛聽二簧，不願聽崑腔，他們也只好從衆了！

這時崑腔未能完全消滅的原因：其一是因爲二簧腔的組織，完全由崑腔脫胎而來（二簧腔的由來余別有說），習會崑腔的排場，自然會唱二簧的戲，所以伶人初學戲的時候，總要先從崑腔學起。其二是因爲從前崑班中人，盡是吳中子弟，他們的出身，差不多都是堂名中人（即相公們），時與學士大夫相往來；而學士大夫多喜提倡風雅，厭聽靡靡之音；所以堂名中人，十九總慣崑腔，每到戲園中去唱，叫作借臺學演。直到光緒初年，學士大夫也昌言不諱的愛聽二簧了，於是崑腔纔慢慢的衰歇。道光末，咸豐初的時候，三慶班的程長庚，四喜班的張二奎，春臺班的余三勝，先後出現。這些人都是唱二簧鬚生的，到了同治年間，如日方中，譽滿全國。其中程長庚享年最大，享名亦久（死於光緒六七年間）。聽老輩人說，每到戲園聽戲，總要將中場的崑戲讓過，約到四五點鐘時才專去聽那幾齣二簧。迨至光

緒初年以後，戲班中人覺得崑腔費力不討好，遂將崑腔免除，若是偶爾唱一齣崑腔，大家反覺以爲新奇了。

崑腔的過程既如上述，而這秦腔到了民國始漸衰歇。自魏三後，其徒陳漢碧稱霸一時。同治末年，侯級珊，一陣風來京，魔力亞於魏三。後來西班總有兩三班專唱秦腔，不過漸漸爲上中社會所不齒，直至清亡，這完全的西班算絕迹了。

綜上所言，崑腔是由宋元明各種戲曲中蛻變來的，是戲劇上一大進步；二簧秦腔是由崑腔中蛻變來的，是戲劇上又一大進步。自崑腔興而古音亡，自二簧興而崑腔歇，此中有個自然的道理。蓋崑腔之組織，已較宋元戲曲爲完備，唱起來雖說是猶遺古意，已經是繁音促節，學士大夫目之爲胡說，這胡說便爲聽衆方面容易歡迎的地方。到了二簧腔興起，可就大不同了。崑腔的曲子，雖云可以摻雜白話，但曲仍是詞之變相，總要講究些詞藻。而且唱一支曲子，要一氣唱下來，總要費上幾分鐘，調門有一定的，詞句有一定的，不能自由更改：這是說到唱的方面。若在聽衆方面，更是難過，就讓聽衆盡都是文人學士，也須要「聚精會神」，才能夠盡情的欣賞，若是文理半通的先生們，就讓他「按圖索驥」，也是枉然，何況那些不識之無的人呢？至若二簧的詞句，是從歌謠來的，每句或七字或十字，每一句都有個歇氣。調門詞句可以隨意更改，而且唱白都是白話，聽衆容易了解，既易了解，自易模仿，所以「滿街爭唱叫天兒」，要是崑腔，學上十天，未必能會一支曲子，唱還不能，那能和他相爭呢？

胡適之先生說：「文言是貴族的文學，白話是平民的文學」，我說崑腔是貴族的戲劇，二簧是平民的戲劇（秦腔雖過於俗俚，更是民衆的戲劇）。李越縵先生在他的日記中，常常慨嘆「古詞云亡，大雅不作」，可是稱贊侯級珊（

即老十三旦)的珍珠衫，和叫天同桂鳳的戰宛城，足見心同理同。就令你是文學大家，不能說是不說俗語，不懂俗語，不通人情；只要扮演人間能有的事情，說的是通俗的語言，人人都能了解，有什麼古不古雅不雅之分呢。

出塞曲

陸游

千騎為一隊，萬騎為一軍。朝踐狼山雪，莫宿榆關雲。將軍羽箭不虛發，直到祁連無雁羣。隆隆春雷收陣鼓，蜿蜿驚蛇射生弩。漢番遺民立道邊，白髮如霜淚如雨。褫魄胡兒作窮鼠，競裹胡頭改胡語。陣前乞降馬前舞，檄書夜入黃龍府。

戰城南

陸游

王師出南城，塵頭暗城北。五軍戰馬如錯繡，出入變化不可測。逆胡欺天負中國，虎狼雖猛那勝德。馬前嗚咿爭乞降，滿地縱橫投劍戟。將軍駐坡擁黃旗，遺旗傳令勿自疑。詔書許汝以不死，股栗何為汗如洗。

碧暉上人修靜室引

袁宏道

靜寺有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沉湎爲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杯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束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達旦不休室中一破竈一折脚床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爲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窺竊聽以爲樂其一卽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爲碧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猿宮鬼穴務窮其勝嘗從余於天目白獄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三余嘗戲謂暉他時見閻羅脚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酣聖大不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脩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篋中常貯數金鰥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懽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爲浪友後因年饑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值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餬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菴爲若悔哉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敢告之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若無菴他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可施也夫

敘陳正甫會心集

袁宏道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立虛脫，迹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於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願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於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巖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問山亭詩序

鍾惺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

正覺一詞明真諦至學
悟之一境

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焰不復見於世
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所
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蘊藉頓挫沈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
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
蘇州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
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
以無駁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白題詩後

鍾惺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
哉快哉非子不能爲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於殺我然余
能善子語決不能用于語子持子語歸爲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
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
文之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

詩癖一好詩成癖也
書曰淫一耽玩典籍
食時必讀書
心寢而

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趨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長叔決不以我為非正使以我為非余且聽之矣

作者小傳

袁宏道公安人，字中郎。年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為之長。為詩文主妙悟。舉萬曆進士。知吳縣，聽斷敏決，公庭鮮事，日與士夫談說詩文，官終稽勳郎中。有觴政，瓶花齋雜錄，袁中郎集及蕭碧堂，破研齋諸集。

鍾惺竟陵人，字伯敬。萬曆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為人嚴冷，不接俗客。嘗官南都，就秦淮水閣，讀書恆至丙夜，有所見即筆之，名曰史懷。愛名山水，所至必遊。不極幽邃不止。晚逃於禪，說詩以幽深孤峭為鵠，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古詩歸，唐詩歸，當時謂之竟陵體。又有諸經圖，詩合考，毛詩解，鍾評左傳，隱秀軒集，名媛詩歸，周文歸，宋文歸。

附錄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節錄第二講

上次講到文學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內的，後來因為性質不同分化了出來。分出之後，在文學的領域內馬上又有了兩種的不同潮流。

(甲)詩言志——言志派

(乙)文以載道——載道派

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載道派的原因，是因為文學剛從宗教脫出之後，原來的勢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學之內。有些人以為單是言志未免太無聊，於是便主張以文學為工具，再藉這工具將另外的更重要的東西——「道」，表現出來。

這兩種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國的文學史。我們以這樣的觀點去看中國的文學運動，自然也比較容易看得清楚。中國的文學，在過去所走並不是一條直路，而是像一道灣曲的河流，從甲處流到乙處，又從乙處流到甲處。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轉變。略如下圖：



圖中的虛線是表示文學上的一直的方向的，這只是可以空想得出來，而實際上並沒有的。

民國以後的新文學運動，有人以為是一件破天荒事情，胡適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話文學史中，他以為白話文學是文學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學也是朝着這個方向走，只因為障礙物太多，直到現在才得走入正軌。而從今以後一定就要這樣走下去。這意見我是不大贊同的。照我看來，中國文學始終是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着。過去如此，將來

也總如此。

要說明這次的新文學的運動，必須先看看以前的文學是什麼樣。現在我想從明末的新文學運動說起，看看那時候是什麼情形，中間怎樣經過了清代的反動，又怎樣對這反動起了反動而產生了最近這次的文學革命運動。更前的在這裏只略一提及，希望大家自己去研究，得以引申或訂正我的粗淺的概說。

晚周，由春秋以至戰國時代，正是大紛亂的時候，國家不統一，沒有强有力的政府，社會上更無道德標準可言，到處只是亂鬧亂殺，因此文學上也沒有統制的力量去拘束牠，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願講的話，各派思想都能自由發展。這樣便造成算是最先的一次詩言志的潮流。

文學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好壞相反背着的。西漢時候的政治，在中國歷史上總算是比較好些的，然而自董仲舒而後，思想定於一尊，儒家的思想統治了整個的思想界，於是文學也走入了載道的路子。這時候所產生的作品，很少作得好的，除了司馬遷等少數人外，幾乎所有的文章全不及晚周，也不及這時期以後的魏晉。

魏時三國鼎立，晉代也只有很少年歲的統一局面因，而這時候的文學，又重新得到解放，所出的書籍都比較有趣一些。而在漢朝已起頭的駢體文，到這時期也更加發達起來。更有趣的是這時候尙清談的特別風氣。後來有很多人以為清談是晉朝的亡國之因，近來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已不以為然，我們也覺得政局的糟糕絕不能歸咎於這樣的事情。他們在當時清談些什麼，我們雖不能知道，但想來是一定很有趣味的事。世說新語是可以代表這時候的時代精神的一部書。另外還有很多的好文章，如六朝時的洛陽伽藍記，水經註，顏氏家訓，等書內都有。顏氏家訓本不是文學書

，其中的文章却寫得很好，尤其是顏之推約思想，其明達不但爲兩漢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現代，也不算落伍人物。對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沒一點固執之處。水經註是講地理的書，而裏邊的文章也特別好。其他如六朝文絮內所有的文章，平心靜氣地講，的確都是很好的，即使叫現代的文章寫，怕也很難寫得那樣好。

唐朝，和兩漢一樣，社會上較統一，文學隨又走上載道的路子，因而便沒有多少好的作品。這時代的文人，我們可以很武斷地拿韓愈作代表。雖然韓愈號稱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駢文體也的確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是最有名的盤谷序，據我們看來，實在作得不好。僅有的幾篇好些的，是他忘記了載道的時候偶爾寫出的，當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

自從韓愈好在文章裏面講道統而後，講道統的風氣遂成爲載道派永遠去不掉的老毛病。文以載道的口號，雖則是到宋人才提出的，但他只是承接著韓愈的系統而已。

詩是唐朝新起的東西，詩的體裁也在唐時加多起來，如七言詩，絕句，律詩等都是。但這只是由於當時攷詩的緣故。因攷詩所以作詩的加多，作品多了自然就有很多的好詩。然而這情形終於和六朝時候創作情形是不相同的。

唐以後，五代至宋初，通是走着詩言志的過路。詞，雖是和樂府的關係很大，但總是這時期新興的一種東西。在宋初好像還很大胆地走着這條言志的路，到了政局穩定之後，大的潮流便轉入於載道方面。陸放翁、黃山谷、蘇東坡諸人對這潮流也不能抵抗，他們所寫下的，凡是我們所認爲有文學價值的，通是他們暗地裏隨便一寫認爲好玩的東西。蘇東坡總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適之先生很稱許他，明末的公安派對他也捧的特別厲害，但我覺得他絕不是文學運

動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當時只是因為他反對王安石，因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動。（我們看來，王安石的文章和政見，是比較好的，反王派的政治思想實在無可取。）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摹擬古人的。如三蘇策論裏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學韓愈，學古文的。只因他聰明過人，所以學得來還好。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經文章，只是他隨便一寫的東西，如書信題跋之類，在他本認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傳留給後人的，因而寫的時候，態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好文章，就全在這一部分裏面。從這裏可以見出他仍是屬於韓愈系統之下，是載道派的人物。

清末有一位汪琰批評楊雄，他說楊雄的文章專門摹仿古人，寫得都不好。好的，只有酒箴一篇。那是因為他寫的時候隨隨便便，沒想讓牠傳後之故，這話的確不錯。寫文章時不擺架子，當可寫得十分自然。好像一般官僚，在外邊總是擺着官僚架子，在家裏則有時講笑話，自然也就是得很真誠了。所以，宋朝也有好文章，却都是在作者忘記擺架子的時候所寫的。

元朝有新興的曲，文學又從舊圈套裏解脫了出來。到明朝的前後七子，認為元代以至明初的時候的文學沒有價值，於是要來復古。不讀唐代以後的書籍，不學杜甫以後的詩，作文更必須學周、秦諸子。他們的時代是十六世紀的前半，前七子是在弘治年間，為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後七子在嘉靖年間，為李攀龍、王世貞等人。他們所生時代雖有先後，其主張復古却是完全一樣的。

對於這復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主要人物的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約當西曆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因為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公安派

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主張裏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 and 主張了。而他們對於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要清楚一點。理論和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爲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嘉乾學者所打倒了。

「獨抒性靈，不拘套格」這是公安派的主張。在袁中郎（宏道）序小修詩內，他說道：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卽疵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準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準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決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這些話，說得都很得要領，也很像近代人所講的話。

在中郎爲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序文內，說明了他對於文學變遷的見解：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發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

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後面，他講到文章的「法」——即現在之所謂「主義」或「體裁」：

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鉅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鉅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於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其奇則境必狹，而僻則其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對於文學史這樣看法，較諸說「中國過去的文學所走的全非正路，而只有現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批評江進之的詩，他用了一「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這八個字可說是詩言志派一向的主張，直到現在，還沒有比這八個字說的更中肯的，就連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也不及這八個字說的更得要領。

因爲他們是反對前七子的復古運動的，所以他們極力的反對摹仿。在剛才所引中郎的雪濤閣集序內，有着這樣的話：

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撫腐濫之辭，有才考絀於無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亦可

羞哉！

我們不能拿現在的眼光批評他的「優人騶從，共談雅道，」爲有封建意味，那是時代使然的。他的反對摹仿古人的見解實在很正確。摹仿可不用思想，因而他所說的這種流弊乃是當然的，近來各學校攷試，每每是以「董仲舒的思想」或「楊雄的思想」等作爲國文題目，這也容易發生如袁中郎所說的這種毛病，使得能作文章的作來不得要領，不能作的更感到無處下筆。外國大學的入學試題，多半是「旅行的快樂」一類，而不是一「關於莎士比亞的戲曲」一類的，中國，也應改變一下，照我想，如能以太陽或楊柳等作爲作文題目，當比較合適一些，因爲文字的造詣較深的人，可能作得出好文章來。

伯修（宗道）的見解較中郎稍差一些。在他的白蘇齋集的論文中，他也提出了反對學古人的意見：

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穀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章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論文上）……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而欲強笑，亦無可哀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

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曳白矣。

……然其病源則不在摸擬，而在無識。若是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免起鶻落，猶恐或逸，况有間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論文下）這雖然一半講笑話，一半挖苦人，其意見却很可取。

從這些文章裏面，公安派對文學的主張，已可概見。對他們自己所作的文章，我們也可作一句總括的批評，便是：「清新流麗」。他們的詩也都巧妙而易懂。他們不在文章裏面擺架子，不講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只要看過前後七子的假古董，就可很容易看出他們的好處來。

不過，公安派後來的流弊也就因此而生，所作的文章都過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好像一個水池，汙濁了當然不行，但如清得一眼能看到池底，水草和池魚類一齊可以看清，也覺得沒有意思。而公安派後來的毛病即在此。於是竟陵派又起而加以補救。竟陵派的主要人物是鍾惺、譚元春，他們的文章很怪，裏邊有很多句奇僻的詞，但其奇僻絕不是摹倣左、馬，而只是任着他們自己的意思亂作的，但其中有許多很好玩，有些則很難看得懂。另外的人物是倪元璐、劉侗諸人，倪的文章現在較不易看到，劉侗和于奕正合作的帝京景物略在現在可算是竟陵派唯一的代表作品，從中可看出竟陵派文學的特別處。

後來公安竟陵兩派文學融合起來，產生了清初張岱（宗子）諸人的作品，其中如瑯嬛文集等，都非常奇妙。瑯嬛

文集現在不易買到，可買到的有西湖夢尋和陶菴夢憶兩書，裏邊通有些很好的文章。這也可以說是兩派結合後的大成績。

那一次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許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適之的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的看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却正是他們的好處。同樣用白話寫文章，他們所寫出來的，却另是一樣，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須費些功夫才行。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廢名並不讀竟陵派的書籍，他們的相似完全是無意中的巧合。從此，也更可見出明末和現今兩次文學運動的趨向是相同的了。

正氣歌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十室，廣室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滷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圍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存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嵇離湯齒，爲顏

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

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

爲之根。

嗟予遘陽九，隸地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闖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元散曲選

小令

天淨沙

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馬致遠

小桃紅

綠楊堤畔蓼花洲可愛溪山秀煙水茫茫晚涼後捕魚舟衝開萬頃玻璃皺亂雲不收殘霞妝就一

盍志

片洞庭秋

折桂令

層樓有感

倚西風百尺層樓一道秦淮幾點齊州塞雁南來夕陽西下江水東流愁極處消除是酒酒醒時依舊多愁山岳糟丘湖海盃甌醉了方休醒後從頭

查德卿

寄生草

前人

姜太公賤賣了磻溪岸韓元帥命博得拜將壇羨傅說守定巖前版歎甯戚喫了桑間飯勸豫讓吐

出喉中炭如令凌煙閣一層一個鬼門關長安道一步一個連雲棧

鸚鵡曲

白无咎

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煙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簑
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

沉醉東風

閑居

盧疎齋

學邵平坡前種瓜學淵明籬下栽花旋鑿開菡萏池高搭起茶藤架悶來時石鼎烹茶無是無非快
活煞鎖住了心猿意馬

蟾宮曲

寄遠

喬夢符

雲雨期一枕南柯破鏡分釵對酒當歌想驛路風烟馬頭星月雁底關河往日个殷勤訪我近新來
憔悴因他淡却雙蛾哭損秋波台候如何忘了人呵

山坡羊

前人

鵬搏九萬腰纏十萬揚州鶴背騎來慣事間關景闌珊黃金不富英雄漢一片世情天地間白也是
眼青也是眼

賣花聲

前人

肝腸百煉爐間鐵，富貴三更枕上蝶。功名兩字酒中蛇，尖風薄雪殘杯冷炙，掩青燈竹籬茅舍。

套數

秋思

馬致遠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

(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牀和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

提一就裝呆。

(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

(離亭宴煞)蛩吟罷一覺纔寤，貼鷄鳴後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

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

人生有限杯，幾箇登高節。囑付與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作者小傳

- (一) 馬致遠字東籬，大都人。任浙江行省務官，著有雜劇十四種。堯山堂外紀錄其秋思夜行船一套，稱為元人第一。
- (二) 盍志字西村，盱眙人。不作雜劇，以散曲著名。
- (三) 查德卿字里，事實無考。
- (四) 白无咎字里無考，官學士，以散套名，無劇。
- (五) 盧疎齋名摯，字處道，一字萃老，涿郡人。官翰林學士，著有疎齋集，所作諸曲以小令為多。
- (六) 喬夢符名吉，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著有雜劇十一種。

道

附錄 任訥散曲之研究

概說

曲始自元季，而源於宋詞。較其各調體段之長短，則詞有單調、雙疊、三疊、四疊之分，而曲則單調居多，雙疊已少，三疊、四疊更無論焉。南北套中，雖有么篇換頭，前腔換頭之曲，但既爲換頭，卽不啻另成一調，可以舍么篇，前腔而獨用，與詞之換頭，必與上闕連續一首中者，不同也。（亦略有例外，如南曲中之四換頭等調，特極少耳。）換言之，卽曲牌體段，視詞爲短，大抵當詞中之引，近而已。蓋詞至南宋，慢曲之外，又有所謂四片（卽四疊）之序子，（見張炎詞源·鶯啼序是其例。）已極盡長調之變，易爲曲體，遽反短製，正是物極而反耳。

曲之單調名小令；合單調若干成套爲套數；一套或四五套而插以科與白者爲雜劇；如此再益至四五套以上，則爲傳奇。（此僅就形式長短而言。）處今日而言曲，尋常多知有傳奇，知雜劇者已較少；知套數者乃益少；知小令者則更少。卽知套數小令者，亦多目爲曲中餘事，而絕不重視之也。更就後世曲家之著作統計之，亦以傳奇爲多，而雜劇以下則遞減。有清一代之曲，傳奇固汗牛充棟，以數千計，而雜劇則其半猶不及焉；（晨風閣本曲錄所載，清人雜劇粗具，傳奇脫略尙多，猶未足據以爲定數也。）至於套數小令之專集，誠不數遺矣。

其實曲中套數小令之體段長短，正可謂與詩詞相埒：蓋一首小令，猶一首絕句律詩也，亦猶一首短調中調之詞也。作者緣調填詞，既寫一首，倘意有未盡，則同調不妨連拈二三首，四五首，乃至七八首，隨意增附——明人謂之「重頭」。或不願取同調爲重頭者，則竟選宮調，或套數，其格局長短，仍可從人取舍，絕無一定，要不過與詩

中之聯章，詞中三四疊之長調相當者已。

故吾人果沿曲之流，盡曲之變，方爲雜劇，爲傳奇；若探曲之本，溯曲之源，則轉爲小令，爲套數也。世有好曲體之活潑生物，俊爽風流，而亟欲染指其間，藉以陶寫性情者乎？則幸勿因傳奇之板重，雜劇之骨董，遂駭而斂手；須知用此種文字，祇須輕描淡寫，而即能得個中風趣者，固有小令與套數在，正不妨相從一試也。

套數小令，總名曰「散曲」。揚惟其篇章之類別，鈎稽其體調之因宜，務令學者知所謂曲苑者，其中境界，亦正有與詩壇詞圃恰好相當者，既不以卑靡而鄙遠曲，亦勿因繁重而厭棄曲，是述茲篇之大旨也。

名稱

「散曲」二字，自來對「劇曲」而言。惟普通以爲凡演故事者謂之劇曲，雜劇，傳奇皆是也；凡不演故事者，卽爲散曲。以余所知，則此種解釋殊非也。蓋凡所謂「事」者不過包含「言」與「動」兩層，而散曲中紀言者有之，紀動者亦有之，紀言兼紀動者亦有之，（詳下節體段）謂演故事卽非散曲，斷斷不可矣。特散曲所紀之言動，畢竟爲零碎片段者，且無科白。科白者，散文也；曲乃韻文也。若純以韻文紀事，而又必其有首有尾，於勢爲不能。劇曲紀事，必具首尾，故不能離科白。散曲紀事之所謂「紀」，畢竟描寫居多，敘述有限，故亦不需科白也。然則欲爲散曲下一定義，或者曰：「凡不須有科白之曲，謂之散曲。」當較爲妥貼矣。至於本爲雜劇中有科白之套曲，而選者削其科白，僅登曲文，如詞林摘艷，雍熙樂府等書所載者，當然勿能誤認也。

據前列定義，統屬於散曲之下者，有散套與小令兩種。「散套」二字，對劇曲中不散之套而言；「小令」二字，對

套曲體製較大者而言。「散曲」爲總名，「散套」「小令」爲分別之名——此原則也。惟明周憲王有燉誠齋樂府二卷，後卷題曰「套數」，前卷題曰「散曲」，而一按其究竟，則前後卷皆普通所謂散曲，前卷所載，小令而已。是乃又以「散曲」二字與「套數」相對而稱，不成套之謂「散」矣——蓋例外也。且此處「套數」二字，亦是借稱，本來應稱散；特此項借稱，已極習慣。「套數」不啻即爲「散套」之別名矣。

散曲名稱之可述者，原不過如此而已，乃元燕南芝菴論曲有曰：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喚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此二字乃衍文當刪）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

周德清中原音韻又繼之曰：

「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

是於前列四名以外，又添「樂府」，「葉兒」兩名；而所謂「套數」者，其意義範圍，又與前不同；所謂「小令」者，本意之外，又生別意：皆不可不一辨矣。茲爲該括簡明起見，連前列四名，一並條訂如下：

（一）散曲 「一」本意：無科白相聯貫之謂「散」，對於有科白之劇曲而言。分散套與小令兩種。「二」別意：即小令也。無成套之聯絡之謂「散」，對於套曲而言。

（二）散套 爲散曲之一種。各套獨立而不聯貫之謂「散」，對於劇曲中有聯絡之套而言。

（三）小令 「一」本意：爲散曲之一種，體製較爲短小，對於成套之曲而言。與詞中所謂五十字以內之小令者不

同。〔二〕別意：即街市俚歌。雖亦合樂可唱，但其辭未經文學上之陶冶。

(四)樂府 曲之別名。(原無論劇曲，散曲，皆包含在內，但用者多以指散曲。)表示曲之爲曲，乃曾經文學上之陶冶而後始成者，所以能入樂府，充一代雅樂之樂辭，與尋常街市中之俚歌不同也。

(五)套數 〔一〕本意：有首有尾者(兼包劇曲之套，與散曲之套。)因必以「套」計數，曰一套，兩套，……故名。〔二〕別意：即散套。

(六)葉兒 即小令。小令中在元時風行之調，又別名葉兒。

(七)大令 即散套，惟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內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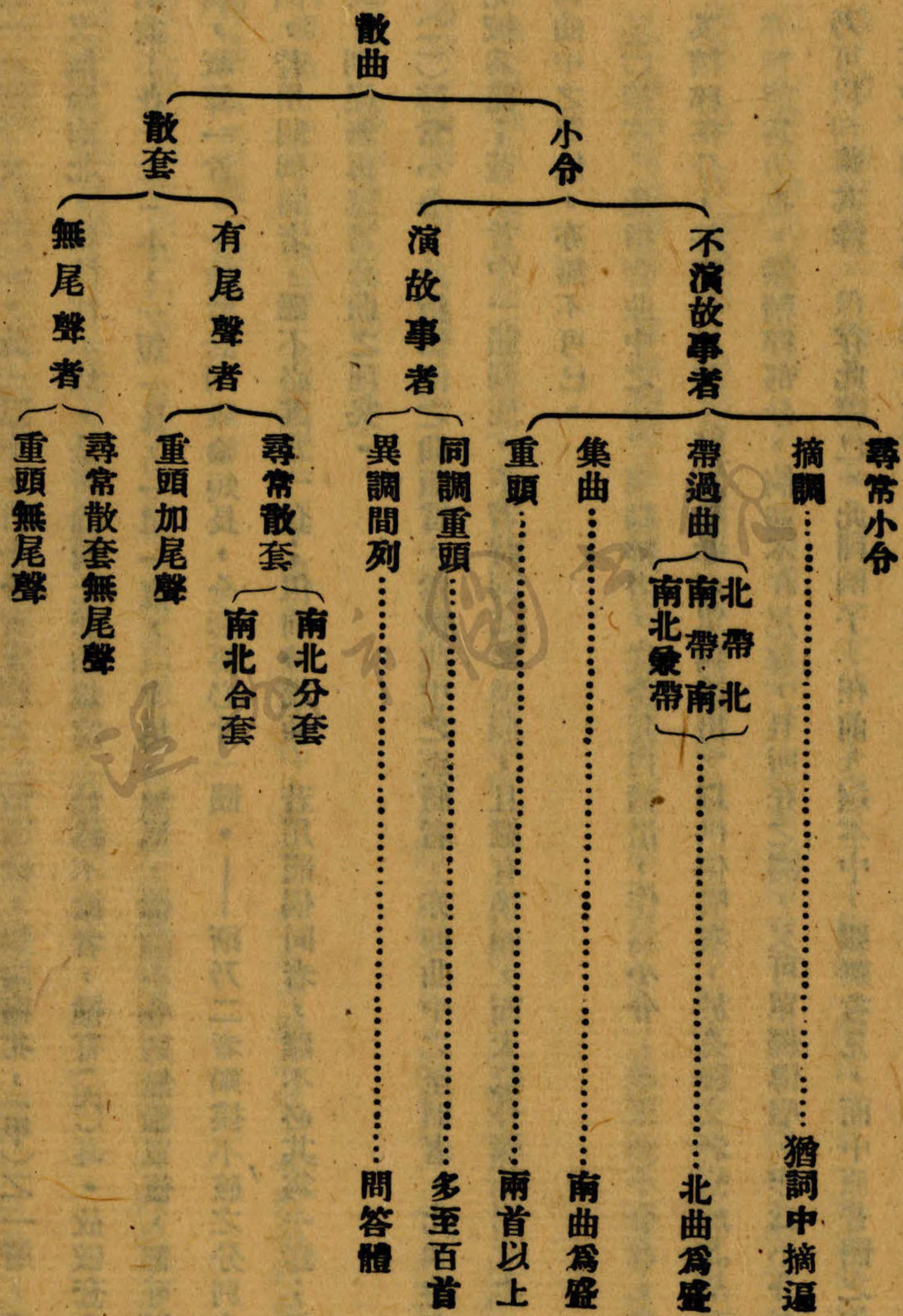
芝菴論曲中，所謂「套數」，皆其〔一〕本意也；所謂「時行小令」之「小令」亦其〔一〕本意也；所謂「街市小令」之小令，則其〔二〕別意也。中原音韻所謂「小令」，亦〔二〕別意也。中原音韻評于志能曲曰：「此乃張打油乞化出門語也，敢曰「樂府」！」是可爲「樂府」乃與「俚歌」對立之證。王驥德曲律論套數曰：「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九宮譜定總論曾引其語——將「樂府」二字，範圍看得太小，殊非。

總之：前人書中稱散套處，固必爲散曲，即稱葉兒處，亦無不爲散曲也；稱樂府套數處，僅有時爲散曲，而稱小令處，於最少機會且並非曲，(爲俚歌)更無論爲散曲矣。

體段

散曲雖大別爲散套，小令兩類，而體段由短至長，形式，性情，種種不一。茲先表列其名類，而後一一略予說

明：



(一)散套與小令之分 「有尾聲名套數」，乃通常情形也。元曲散套，已多無尾聲者，(詳下文「十一」)。

明時

散套，更不特言矣。夫套曲之普通情形，本來有三：（甲）至少二首以上同宮調之曲牌相聯。（乙）有尾聲。（丙）首尾一韻。（詳下文「九」）。此三點中，自小令有重頭之一體而後，無論南北，（甲）之一層，已不必散套爲然矣。而（乙）又無論南北，都往往不然。是所餘南北套曲規模，始終不渝者，惟有（丙）耳。故散套與小令間，嚴爲剖別，其異處並不在一大小，一短一長，一單一複，一有尾一無尾，惟論小令則無論單複，都可以首各爲韻；（帶過曲之數調，祇算一首。）論散套則無論短長，全套要必叶一韻。——斯乃二者顛撲不破之分別也。故檢古人之作，前後幾曲，若用韻偶同者，雖不必其爲一套；但前後幾曲，若用韻偶同者，雖不必其爲一套；但前後幾曲，若叶韻既已不同，則絕無再認爲套曲之理矣。

（二）尋常小令 此指單闋之曲而言，爲散曲中之至簡者，亦即曲中之至簡者。此與詩之一首，詞之一闋相當，而尤較爲簡；蓋一首中一韻到底，不若詩詞之能換韻，且雖有換頭，而大抵分離而另立也。既屬至簡，則即認此一體爲曲中之單位，亦無不可已。

（三）摘調 此指套曲中之一二調精粹者，從全套內摘出，作爲小令，本來非小令也。自來套曲文字，多數泛之詞，其精粹部分，每僅在尾聲；顧尾聲非可單獨摘出，以供傳唱者，於是論文者對於其全套固不屑取，而對於此尾聲，亦無能爲力也。然精粹部分，倘並不在尾聲，且所在之調，又可單獨傳唱，作爲小令者，於是讀者爲愛惜文字計，乃可以刊落其餘，但存此調已。此種例子，在前人選本中，雖難考見，而中原音韻之作詞十法後，附有定格四十首，其中有雁兒落帶得勝令詠指甲者，周氏忽於題下，注一「摘」字，其意云何？蓋即謂此首本非小令，是從一

套曲內摘出者耳。又作詞十法中，第四法「用字」條有曰：「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者能幾？」據此，所謂「摘調」一種辦法，元人固確有之，特不甚著耳。按詞中大曲，多者有二十餘遍，體段之長，超過曲中長套；乃在宋時，爲便於歌唱，對於此種冗長之大曲，久有「摘遍」之辦法，卽就大曲之若干遍中，摘取其聲音美听，且可單獨傳唱，起結無礙者一遍，作爲慢曲，如泛清波摘遍，熙州摘遍等是也。夫詞中摘大曲之遍而爲慢曲，曲中則摘套曲之調而爲小令，二者固情勢相當，意趣相類也。觀於此，然後覺於散曲中別立此「摘調」之一體，當非無知妄爲，自我作古矣。

(四)帶過曲 帶過曲本來僅北曲小令中有之，後來南曲內與套數內亦偶爾仿用耳。卽作者填一調畢，意有未盡，再續拈一他調，而此兩調之間，音律又適能銜接也。儻兩調尤嫌不足，則可以三之；但到三調爲止，不能再增，再欲有增，則進而改作套曲可也。

「帶過」二字，或連用，或任用其一，或用「兼」字代，都可。有北帶過北者，有南帶過南者，有南北兼帶者；其調皆詳見(八)用調一節中。

又北曲中如劉伯亨散套，有雙調沙子兒攤破清江引農樂歌兼破雁兒落二犯白苧歌等，並非二三全調之相聯，乃彷彿南曲中之集曲矣。——是帶過曲而類集曲者，又一種也。

(五)集曲 集曲猶詞中之犯與攤破，專屬於南，可與北之帶過曲相當，而內容絕異。蓋帶過曲乃許多整個之調相聯續，其名亦卽用各調原名相聯；集曲則擷取各調之零碎句法相聯續，而另爲定一新名也。自南曲由元音而漸至

崑腔，傳奇家於全部數十齣中，不欲復用三調，以爲嘗行，於是始盛此等集曲之作，梁辰魚或竟爲首創之人，江東白苧集中，所載九疑山巫山十二峯等，視其名似仍爲一單調，而實則有九調十二調之句法，參雜其中也。（集曲最長者，莫如三十腔，乃於三十枝不同之調中，綴句而成。）且其取調，有時並及尾聲，或竟用尾聲全部以爲殿，則更覺成爲非套非令之物，元人體製，至此蕩然，無一毫存矣！夫論聲音，集曲多細腔贈板，自足闡發崑腔妙處，若無體格，則全出拼湊，因字論其文字，亦大抵餽釘，讀之陳言泛語，味同嚼蠟者居多，豪情勝概，固難以言，卽首尾一貫，不支不複者，亦鮮見也。吾每謂曲中轉變，至於崑腔之集曲，不能情文並茂，詞樂兼諧，實爲大憾。在傳奇中，有情節，賓白，及前後部分，互相襯搭，猶不嫌其如此；若散曲中，余詳考前人製作，文章方面，集曲直無立足餘地。江東白苧一書，自來矜爲此中典重，至張旭初於吳騷合編中，且推爲曲中之聖，亦全爲其首先採用崑腔而已，無乃過之甚歟？

江東白苧中，有中呂入雙調楚江情帶金字經一調。按楚江情乃集香羅帶、皂羅袍，一江風，三調中各數句而成者，初名羅江怨，後名楚江情也。然則以楚江情而帶金字經，是以集曲而帶尋常小令也，較之二三調尋常小令之互帶者，乃又複一層矣。

（六）重頭 重頭者，頭尾悉同之調，一再重複之謂也。其名用於曲中，始見於徐渭所編之楊叔菴夫人詞曲，而其體則元人自來卽有之，直似詩詞中之聯章，並不奇也。晏殊詞，有「重頭歌韻響玲瓏」之句。中山詩話云：「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其說不詳。不約詞中前後闕完全相同者，卽謂之「重頭」；起頭數句前後不相同者，卽謂

之「換頭」；曲中於重同之調，亦遂借稱「重頭」矣。此名甚古則可斷言，然未暇詳考也。論其重複次數多寡，則全無一定；至少兩首，漸加而四首，六首，八首，十首，……都無不可。即成單數，作三首，五首，……亦從來無禁文。重頭之至多者，莫如李開先之百闕傍妝臺，王九思和之，各重至一百首；（兩種合刻，名南曲次韻。）他如下文所引之摘翠百詠，亦小桃紅之百首重頭也。重頭與帶過曲較，形式之不同有二：「一」帶過曲至多三調相帶過；重頭多寡無定，至多有百闕者。「二」帶過曲乃異調各一首相帶過；重頭則同調若干首相重複也。至於性質之不同亦有二：「一」帶過曲數調帶過，即當認作一闕；重頭之一調多闕重複，每闕仍各算一首，前者既爲一首。故一韻；後者既爲多首，故可首各一韻也。「二」帶過曲僅一題，而重頭可闕各一題。如元張可久賣花聲四首重頭，總題爲「四時行樂」，而各首分題，則「春」，「夏」，「秋」，「冬」；且「春」叶歡桓，「夏」叶江陽，「秋」叶庚亭，「冬」叶支時，闕各一韻，亦闕各一詠也。然二者性質亦有一大處相同者，則皆爲尋常小令與散套之過渡體也。故南曲中兩調或四調重頭，即可成套；此種套曲中重頭與小令中重頭之分別，即在一韻與不一韻耳。

（七）同調重頭演故事之小令。據上文，重頭無不同調者；茲曰「同調」云云者，對下一種「異調間列」者而言耳。既欲演故事，則故事必有情節，往往非一調所能盡，其必借重重頭，本無待言也。如雍熙樂府十九卷所載西廂十詠，以十首滿庭芳，分詠張生、鶯鶯、紅娘、夫人、法聰、杜確、鄭恆、孫虎，及作西廂雜劇之人關漢卿，王實甫，一共十人，並不紀事，是不過爲尋常之重頭耳，尚非此一種也。至同卷又載摘翠百詠小春秋，以小桃紅一百首，從張生離洛陽敘起，直至崔張團圓，一同之官爲止，倘謂之劇曲，則無科白；倘謂之散套，則又調各爲韻，且爲北曲

而無尾聲，倘謂之尋常重頭，則內容敘演故事；故不得不為別立名目，曰「同調重頭演故事者」矣。原文每首皆有標題，如「生離洛陽」，「鶯和生詩」，「夫人許親」，「惠明發怒」等等；但此又與尋常重頭之分題，不容一例看待，亦正以其內容為敘演故事者也。茲摘錄百首之八，以概其餘：

「摘翠百詠小春秋（此七字為目錄內所標。以下所錄，概依卷內原式。）

五十九 事聞夫人

清白相國重當朝，這妮子先不肖。潑賤奴才聽他調，往來挑。誰知養下家生哨！把咱氣倒，等他來到，粗棍打折腰。

六十 紅行鶯囑

若還你到母親前，見責休埋怨。款裏慢把良言勸。問根源，覷些喜怒承機變。望姐姐可憐！替說些方便，善為吾辭焉。

六十一 夫人詰紅

叮嚀行坐守閨房，誰料你將心放！夜靜更深沒攔當，小花娘，勾引小姐同胡創。有何勾當？因甚狂蕩？實與我說行藏！

六十二 紅娘受責

家翻宅亂鬧啾啾，唬的我難開口。惱犯尊顏怎收救？沒來由，自家攪得愁來受。雨點似棍抽，火急般追究，做媒的下場頭！

六十三

紅答夫人

既然奶奶問根苗，只索從頭道：當日寺中解危鬧，那功勞，至今一向何曾報？俺姐姐意好，怕哥哥心惱，因此效鳳鸞交。

六十四

鶯鶯自念

這場煩惱怎周折？老母尋枝節。暗箭連珠把人射。枉咨嗟，兢兢戰戰心喬怯。臉兒羞怎遮？懷兒愁怎卸？有甚話兒說？

六十五

紅勸夫人

尊前敢掉巧舌頭！有事當窮究。看了張生那清秀，本風流，胸中志氣冲牛斗。與姐姐既有，望奶奶將就，結末了燕鶯儔！

六十六

夫人允諾

養女從來氣不長，惱得我魂飛蕩！家醜不可外談揚，這一場，吞聲忍氣難和他講。沉吟了半晌，你說的言當，何必再商量？

通體以詞紀言，以題紀事，通體遂有脈絡，遂成穿插，其格頗覺新奇。姚華菴猗室曲話曾引全詞，謂小桃紅亦南詞，絕非；又謂其製題頗開南西廂之先，余則謂其全篇內四字題目，實別有作用耳。夫同一崔張事迹，趙令畸先以十首蝶戀花詞隱括之，此繼以百首小桃紅曲隱括之，雖二者之爲詞曲異，爲「十」「百」異，所以隱括之法異，而爲聯單調以演故事，固二者之所同也。且在詞爲大曲聯套之緒餘，在曲爲雜劇省白之別調，亦足資詞曲間之參互比較矣。

「摘翠」是摘取精粹之意；「小春秋」恐猶謂小故事耳。姚氏曰：「用韻遣辭，可斷爲元曲」。余亦謂然。所惜者，舍此以外，別無他例足資參證耳。

(八)異調間列演故事之小令 元鍾嗣成錄鬼簿曰：「王暉，字日華，杭州人。體豐肥，而善滑稽。能詞章樂府。臨風對月之際，所製工巧。有與朱士凱題雙漸小青問答，人多稱賞。」此所謂雙漸小青問答者，向不知爲何體；及見樂府羣玉，載問答全部，乃知亦散曲中小令之別體耳。羣玉一書，通本皆小令，無一套曲，是不獨爲元人選本中所絕無僅有，卽有明一代，號爲鼓吹風雅，冗編濫選，充實一時者，亦未見有獨張小令之專書也。夫羣玉體例既彰明如此，今問答竟載其中，其爲小令，而非他體，尙有疑乎？余見明鈔本羣玉卷二所載，末一人曰：「王日華樂府」，小字註曰：「錢塘，南齋」，是可知王氏之號，爲南齋也。其次一行題「慶東原」，小字註曰：「風月所舉問汝陽記。自黃肇退狀至議擬，凡計一十六首。」此所謂風月所舉問汝陽記者，必爲一雜劇名，(歷考元明以來紀劇之書，皆無載此名也，可據以補前書之遺也。)而茲十六首問答之辭，卽隱括自退狀至擬議之一段情節，爲本劇

中之所原有者也。十六首之調名，題目，用韻，具錄如下：

慶東原 黃肇退狀(天田) 天香引 問蘇卿(庚亭) 答(真文)

鳳引雛 再問(庚亭) 答(天田) 凌波仙 駁(天田) 招(天田)

天香引 問馮魁(江陽) 凌波仙 答(蕭豪)

天香引 問雙漸(江陽) 凌波仙 答(庚亭)

天香引 問黃肇(姑摸) 凌波仙 答(家麻)

天香引 問蘇媽媽(天田) 凌波仙 答(蕭豪) 議擬(庚亭)

據上所例，十六首既無尾聲，又不同韻，則不得謂之套曲。既用度東原，天香引，鳳引雛，凌波仙四調，則不得謂之同調重頭。四調之於十六首，占數既不均匀，排列又甚錯綜，故余謂之「異調間列」也。十六首中，除一起一結外，餘則七問七答而已，故余謂之「問答體」也。所謂「舉問」者，即舉發審問之意；「退狀」者，即原告；「議擬」者，即判決也。雙漸小青事元曲中播詠甚盛，僅亞於崔張而已。王擘之文字亦不惡，茲摘錄六首以明之：

鳳引雛(再問)〔此調即殿前歡〕

小蘇卿！言詞道不實誠，江茶，詩句相兼併。那件著情，休葫蘆提提面應，相僂倖。章的接誰紅定，休教勘問，便索招承。

又(答)

滿懷冤！被馮魁掩撲了麗春園。江茶萬引誰情願！聽妾明言：多情小解元，休埋怨，俺違不過親娘面，一時間不是，誤走上茶船。

天香引(問馮魁)

馮魁你自尋思：這樣嬌姿，效了琴瑟，不用紅娘，只留紅定，便繫紅絲。量你啊是甚麼風流浪子，怎消得多情的俊俏猱兒！供吐實詞，說了緣由，辨個妍媸。

凌波仙(答)

黃金鑄就劈閑刀，茶引糊成剗怪鑿。廬山鳳髓三千號，陪酥油儘力攪。雙通叔你自才學，我揣與娘通行鈔，他掂了咱傳世寶，看誰能夠鳳友鸞交！

天香引(問馮媽媽)

蘇婆婆常只是熬煎，臨逼得孩兒，一迷地胡搨。使會虛脾，著些甜睡，引起頑涎。用力的從教氣喘，著昏的一任頭旋。只爲貪錢，將個媚娟，賣上茶船。

凌波仙(答)

有錢問甚紙糊歛！沒鈔由他古定刀。是誰俊俏誰村拗，俺老人家不性索。馮員外將響鈔遞著，雙生啊休乾鬧，黃肇際且莫焦，價高的俺便成交。

異調間列之例，亦惟見有此一組。其體既重在問答，可以謂之紀言者；而以前一種同調重頭，則言事兼紀者也。

觀於此，演故事之不僅於劇曲，於散曲亦有之，應母待贅矣。又尋常散令中如孫周卿蟾宮曲題琵琶亭云：

「到潯陽夜泊星槎，送客江頭，忽聽琵琶。下馬維舟，迴燈借問：「何處人家？」」妾本是京師館娃，嫁商人淪落天涯。」再轉龍牙，細撥輕爬，聲裂檀槽，月滿蘆花。

「見樂天細問根芽，襟搭絞綃，玉筍籠紗。」家住長安，十三學樂，髻縮雙鴉。今老卻朝雲暮霞，再休提秋月春花。自嘆咱家，兩鬢霜華，有錦雞纏，淚濕琵琶！」

似此言動兼紀，亦可謂爲演故事者。故散曲之演故事，實隨在多有，且不僅以上所述兩種，是亦不可不省耳。

(九)南北分套 「南北分套」，本無此名，此特對下列一種南北合套而言，假設如此耳。茲分別論之：

(甲)套曲普通情形 套曲之組成，普通有三種情形：

(子)至少二首同宮調之曲牌相聯。若宮調雖異，而管色相同者，亦可互借入套。但北曲中小令之專用牌調，及南曲中特殊數調，(如仙呂美中美、油核桃之與醉羅歌、醉花雲，越調中下山虎、五韻美之與包子令、撲頭錢等。)則雖宮調管色無不同，亦不能聯套也。最長之套，如元劉致上高監司正宮端正好套，竟有三十四調之多。

(丑)有尾聲，以示全套之樂已闋。

(寅)全套首尾一韻，此層最緊要。

(乙)南北套之異同

(卯)北散套應發生在北劇套之前。二者無大區別，惟劇套體製，較之散套，進而稍繁耳。南散套應發生於南劇

套之後。因傳奇齣數較多，所謂排場，各種不一，其曲套情形，亦遂繁夥，與散曲之套多異矣。

(辰)南套部分爲引子，過曲，尾聲，三部分，甚顯著。北曲於尾聲以外，無可分割。又南有賺曲一種，以調節或聯絡前後調之板拍，北雖間亦有之，而不顯著。

(巳)北套借宮之風極盛，有全套連尾不過五六調，而借他宮之調，多至四五闕者，南套不然。

(午)北套尾聲，繁簡長短不一。每與他調混合爲一體，如後庭花煞，好觀音煞等是。且其煞尾之部分，有非常之長，非一調所能盡，乃分若干段以盡之者，如十三煞，十煞七煞等，無論劇套散套中，皆數見不鮮者也。南尾聲則極簡單。句法平仄雖隨宮調而異，而大抵十二板，故尾聲有十二紅之別名。又北尾聲亦稱煞，尾，煞尾，收尾，結音，慶餘；南尾聲亦稱餘音，意不盡，餘文，十二拍尾。

(未)南套聯法未失傳，變化更動，作者倘爲知音，今日猶可自主。若北套中，首尾數曲，雖似一定，而中間各曲，則聯法不詳，惟有遵守前人程式而已。

(丙)南曲情形(此就一般南套略述之。若劇套之排場配搭，具詳近人許之衡曲律易知，王季烈螭廬曲談等書內。)

(申)引子：不論宮調；每牌不必全填，與過曲不同；唱時只點鼓板，不和絃管。至於過曲之各調相聯：或以其性質爲準，如有贈板細唱者在前，無贈板粗唱者在後，乃其聲聲大者。或以向來之習慣爲準，在劇套中，有排場關係，習慣尤多。

(酉)南套成因，各種不同。宮調之選定，悲喜剛柔，必按合文字內情，此通例也。此外有因題定套者，(如詠

八景則成八調之套，詠四時則成四調之套。（有自南北合套中抽去北曲而成者，（例如南詞韻選所載。中呂泣顏回「薄情忒情雜」一套，即是抽去北詞者。）有集同韻之小令數首而成者。（例如白雪齋集李日華，金鑾，沈仕，張鳳翼四人玉芙蓉各一首，爲四時閨思一套。）此外特殊情形尙多，一時難以備舉也。

（十）南北合套 元鍾嗣成錄鬼簿云：「沈和，字和甫，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詼，天性風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是南北合套，由來甚早，有南曲未久，元人卽創行之。蓋北曲每套限一人唱，歌者久以爲苦，南北聲音又各有所偏，宜相調和，二者融合套成，則各救其弊，得中和之美矣。此種在劇曲與散曲中，並行不廢。曲律易知中舉合套式七，又謂通行者祇有四，殊不然。查九宮大成譜中，仙呂以下十一宮調，各舉南北合套二式，末仙呂入雙角一調內，所舉獨多，凡十二套，合共三十四套；其他各選本中所列，出此三十四式之外者，粗粗計之，尙不下十餘式；是自來合套究有若干，雖未得其確數，要必在五十以上，而必不照七與四之數，則可斷言者也。

合套規律，要在南北兩調之聲音，恰能銜接而和罪；在知音者，原不妨按律配合，多出新巧，若不知音者，則惟有遵從前人常用之成式，不容妄事連綴，多出笑柄也。考以上所云數十式中，普通情形，固是一南一北，相間不亂，（其開始或以南起，或以北起，皆可。）但有少數亦不盡然者。大抵所用北調中，如有帶過曲在，則雖將二曲相帶過者祇作一曲算，（用三曲之相帶過者未之見。）實際上亦已成兩北一南之偏勢矣。此種於大成譜所載仙呂入雙調之合套中最多。又如雍熙樂府所載，越調南繡停針，北小桃紅一套中，一北之後，繼以二南，又繼以三北，（

並非帶過曲。(北曲拾遺所載雙調北錦上花，南銷金帳一套中，一南之後，繼以二北，又繼以二南，又繼以四北，於此可見合套之中，各調相連，祇要音律和美諧應，亦不必定守一南一北相間之成例也。

(十一)重頭加尾聲之套。由一調重頭以成套，南曲中始有之。北曲之至簡者，有僅一調一煞者，稍長則爲一調，一么篇，一煞；此一調，一么，加以一煞之局格，不啻即南套中重頭加尾聲之濫觴也。套中重頭，與小令之重頭不同：凡調之能爲小令者，即無不可爲小令重頭；至於調之可以聯套者，則不必其皆可重頭加尾而成套也。觀許氏曲律易知於配搭一節之類別諸調中，有「宜疊用」與「勿疊用」之兩種，可以知矣。蓋宜疊用者，方可以屢用前腔，加尾成套，勿疊用者，必不能如是也。綜許氏所列各宮調曲宜疊用者，不過四十有六：

仙呂五 羽調一 正宮三 大石一 中呂七

南呂五 黃鐘二 越調四 商調四 雙調九

仙呂入雙調五

許氏又謂疊用至六枝成套者，在前人所已用，不過鎖南枝，香柳娘，懶畫眉，桂枝香，數調。此其所述，雖不無脫略狹隘，大概要不過如是也。

重頭成套，本以不加尾聲爲原則，(詳下文「十二」)。所以加尾聲者，多因文意方面，必有幾句結束之語耳。其重頭之數，爲二，爲四，爲六，皆成雙；間有如三仙橋，用者多作三枝，是特殊者也。

(十二)尋常無尾聲之套。套數在元人，輕易無無尾聲者。其無尾聲者，大抵有下列三種情形：(甲)所用曲調有

特別情形者，不用尾。如無名氏貨郎擔雜劇，南呂一套，一枝花後，用九轉貨郎兒，九轉既完，樂遂闕，不用尾，因九轉貨郎兒爲特製之曲也。(乙)用帶過曲結者，則省尾。如喬吉南呂雜情套，一枝花梁州後，用罵玉郎感皇恩探茶歌之帶過曲，則不用尾。張酷貧汗衫記劇雙調新水令套，末用雁兒落得勝令之帶過曲，則亦不用尾。(丙)所用末調，可以代尾者，則不再用尾。如商調套以浪來裏結，雙調套以清江引結者甚多，此外劇套中亦有無尾而不得其故者，如無名氏晁晁旦劇中呂粉蝶兒套以古竹馬結，張國寶羅索郎劇雙調新水令套以水仙子結等是。又有原文本屬有尾，而傳本脫誤者，如詞林摘豔所載白樸箭射雙雕劇，中呂粉蝶兒套無尾，實則有尾，而摘豔脫之，又北詞廣正譜雙調載白氏喬木查套無尾，實亦有尾，而譜脫之也。

至於南曲尋常無尾者，在散曲中極少，有之，則下列所謂重頭無尾者也。

(十三)重頭無尾聲之套 重頭無尾聲，惟南曲中有之。沈璟南曲譜曰：「一個牌名做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兩個牌名各止一二曲者，俱不用尾聲。」——此重頭無尾聲最早之說也。沈氏所云種種，於曲律易知等書中，得其例皆甚易，惟所謂兩個牌名各止一曲者，既非重頭，其形又酷似北帶過曲，其例頗不多見。如梁辰魚續江中白苧內所載，中呂入雙調攤破金字令與夜雨打梧桐之遇張一兒，商調黃鶯兒與簇御林之幽蘭是也。

一牌做兩曲四曲等等，與兩牌各做二曲，以成一套，固可無尾聲，即三牌或四牌各做二曲四曲不等，以成一套，亦可無尾聲；此三牌四牌之前，加用引子者，亦有之，是皆在重頭無尾聲之列也。又兩三牌之重頭，有相間以列者，惟其每牌不止一首，而爲重頭，故亦可無尾聲。如「引，白練序，醉太平，白練序，醉太平，白練序，醉太平

，「除引以外，兩牌各重作三首，而相間以列，並無尾聲，亦遂成套矣。」

總之，既以一調或諸調重頭以組套，則引與尾之有無，皆可任意焉，特尾聲之無，益爲注目耳。

封燕然山銘

班固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蝟虎之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鏑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洎以威神，亢甲耀日，朱旗絳天。

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疊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城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卜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負其邁兮互地界，封邱兮建隆囑，熙帝載兮振萬世。

破幽夢孤鴈漢宮秋雜劇

馬致遠

楔子

〔冲末扮番王引部落上詩云〕氈帳秋風迷宿草，穹廡夜月聽悲笳，控弦百萬爲君長，款塞稱藩屬漢家。某乃呼韓耶單于是也，久居朔漠，獨霸北方。以射獵爲生，攻伐爲事。太王曾避俺東遷，魏絳曾怕俺講和，獯鬻獵狄，逐代易名；單于可汗，隨時稱號。當秦漢交兵之時，中原有事，俺國強盛，有控弦甲士百萬。俺祖公公冒頓單于，圍漢高帝于白登，七日，甲婁敬之謀，兩國講和，以公主嫁俺國中。至惠帝呂后以來，每代必循故事，以宗女歸俺番家。宣帝之世，我衆兄弟爭立不定，國勢稍弱，今衆部落立我爲呼韓耶單于，實是漢朝外甥。我有甲士十萬，南移近塞，稱藩漢室。昨曾遣使進貢，欲請公主，未知漢帝肯尋盟約否？今日天高氣爽，衆頭目每向沙堤射獵一番，多小是好，正是，番家無產業，弓矢是生涯。〔下〕〔淨扮毛延壽上詩云〕爲人鵬心鴈爪，做事欺大壓小，全憑諂佞奸貪，一生受用不了。某非別人，毛延壽的便是。見在漢朝駕下，爲中大夫之職。因我百般巧詐，一味諂諛，哄的皇帝老頭兒十分歡喜，言聽計從。朝裏朝外，那一個不敬我，那一個不怕我。我又學的一個法兒，只是教皇帝少見儒臣，多昵女色。我這寵幸，纔得牢固。道猶未了，聖駕早上。〔正末扮漢元帝引內官宮女上詩云〕嗣傳十葉繼炎劉，獨掌乾坤四百州，邊塞久盟和議定，從今高枕已無憂。某漢帝劉爽是也。俺祖高皇帝奮布衣，起豐沛，滅秦屠項，拚下這等基業，傳到朕躬，已是十代。自朕嗣位以來，四海晏然，八方寧靜，非朕躬有德，皆賴衆文武扶持。自先帝晏駕之後，宮女盡放出宮去了，今

雙燈白曲
一合海白曲

白曲

動作

套數
小令
雜劇

後宮寂寞，如何是好？〔毛延壽云〕陛下，田舍爲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合當遣官徧行天下，選擇室女，不分王侯宰相軍民人家，但要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容貌端正者，盡選將來，以充後宮，有何不可？〔駕云〕卿說的是，就加卿爲選擇使，齎領詔書一通，徧行天下刷選。將選中者，各圖形一軸送來，朕按圖臨幸，待卿成功回時，別有區處，〔唱〕

〔仙呂賞花時〕四海平安絕土馬，五穀豐登沒戰伐。寡人待刷室女，選宮娃。你避不的驅馳困乏，看那一個合屬俺帝王家〔下〕

第一折

〔毛延壽上詩云〕大塊黃金任意搗，血海王條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錢財，死後那管人唾罵，某毛延壽，領着大漢皇帝聖旨，徧行天下，刷選室女，已選勾九十九名，各家儘肯餽送，所得金銀，卻也不少。昨日來到咸都秭歸縣，選得一人，乃是王長者之女，名喚王嬙，字昭君。生得光彩射人，十分艷麗，真乃天下絕色。爭奈他本是莊農人家，無大錢財，我問他要百兩黃金，選爲第一。他一則說家道貧窮，二則倚着他容貌出衆，全然不肯。我本待退了他？〔做付科云〕不要倒好了他。眉頭一縱，計上身來，只把美人圖點上些破綻。到京師，必定發入冷宮，教他受苦一世。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正旦扮王嬙引二宮女上詩云〕一日承宣入上陽，十年未得見君王，良宵寂寂誰來伴，惟有琵琶引興長。妾身王嬙，小字昭君，城都秭歸人也。父親王長者，平生務農爲業。母親生妾時，夢月光入懷，復墜于

地，後來生下妾身，年長一十八歲，蒙恩選充後宮。不想使臣毛延壽，問妾身索要金銀，不曾與他，將妾影圖點破，不曾得見君王，現今退居永巷。妾身在家，頗通絲竹，彈得幾曲琵琶。當此夜深孤悶之時，我試理一曲消遣者。〔做彈科〕
〔駕引內官提燈上云〕某漢帝，自從刷選室女入宮，多有不會寵幸，煞是怨望咱。今日萬機稍暇，不免巡宮走一遭，看那個有緣的，得遇朕躬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車碾殘花，玉人月下吹簫罷，未遇宮娃，是幾度添白髮。

〔混江龍〕料必他珠簾不掛，望昭陽一步一天涯，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窗紗。他每見管絃聲中巡

玉輦，恰便是斗牛星畔盼浮槎。〔旦做彈科〕〔駕云〕是那裏彈的琵琶響？〔內官云〕是「正末唱」是誰人偷彈一曲寫出

嗟呀。〔內官云〕快報去接駕。〔駕云〕不要。〔唱〕莫便要忙傳聖旨報爲他家，我則怕乍蒙恩把不定心兒怕，驚起宮槐宿鳥庭樹栖鴉。

〔云〕小黃門，你看是那一宮的宮女彈琵琶，傳旨去教他來接駕，不要驚唬着他。〔內官報科云〕兀那彈琵琶的，是那位娘娘，聖駕到來，急忙迎接者。〔旦趨接科〕〔駕唱〕

〔油葫蘆〕恕無罪，吾當親問咱，這裏屬那位下，休怪我不曾來往，乍行踏，我特來填還你這淚搵濕鮫綃帕，溫和你露冷透凌波襪。天生下這豔姿，合是我寵幸他，今宵畫燭銀臺下，剝地管喜信爆燈花。

〔云〕小黃門，你看那紗籠內，燭光越亮了，你與我挑起來看咱。〔唱〕

(天下樂)和他也弄着精神射絳紗，卿家你觀咱，則他那瘦岩岩影兒可喜殺。[旦云]妾身早知陛下駕臨，只合遠接，接駕不早，妾該萬死。[駕唱]迎頭兒稱妾身，滿口兒呼陛下，必不是尋常百姓家。

[云]看了他容貌端正，是好女子也呵。[唱]

(醉中天)將兩葉賽宮樣眉兒畫，把一個宜梳裏臉兒搽，額角香鈿貼翠花，一笑有傾城價。若是越勾踐姑蘇臺上見他，那西施半籌也不納，更敢早十年敗國亡家。

[云]你這等模樣出衆，誰家女子。[旦云]妾姓王名嬙，字昭君，城都秭歸縣人，父親王長者，祖父以來，務農爲業，閭閻百姓，不知帝王家禮度。[駕唱]

(金盞兒)我看你眉掃黛，髮堆鴉，腰弄柳，臉舒霞，那昭陽到處難安插。誰問你一犁兩壩做生涯，也是你君恩留枕簟，天教雨露潤桑麻。既不沙俺江山千萬里，直尋到茅舍兩三家。

[云]看卿這等體態，如何不得近幸？[旦云]妾父王長者，當初選時，使臣毛延壽索要金銀，妾家貧寒無湊，故將妾眼下點成破綻，因此發入冷宮。[駕云]小黃門，你取那影圖來看。[黃門取圖看科][駕唱]

(醉扶歸)我則問那待詔別無話，卻怎麼這顏色不加搽。點得這一寸秋波玉有瑕，端的是卿眇目他雙瞎。便宜的八百姻嬌比並他，也未必強如俺昭君帶破綻丹青畫。

[云]小黃門傳旨，說與金吾衛，便擎毛延壽斬首報來。[旦云]陛下，妾父母在城都，見隸民籍，望陛下息典寬免，量

竹席也

與些恩榮……〔駕云〕這個煞容易。〔唱〕

〔金盞兒〕你便晨挑菜夜看瓜春種穀夏澆麻情取棘針門粉壁上除了差法你向正陽門改嫁的倒榮華俺官職頗高如村社長這宅院剛大似縣官衙謝天地可憐窮女婿再誰敢欺負俺丈人家

〔云〕近前來，聽寡人旨，封你做明妃者。〔旦云〕量妾身怎生消受的陛下恩寵？〔做謝恩科〕〔駕唱〕

〔賺煞〕且盡此宵情休問明朝話〔旦云〕陛下明朝早早駕臨，妾這裏候駕。〔駕唱〕到明日多管是醉臥在昭陽御榻

〔旦云〕妾身微賤，雖蒙恩寵，怎敢望與陛下同榻。〔駕唱〕休煩惱吾當且是耍鬪卿來便當真假恰纔家輦路兒熟滑怎下的真個長門再不踏明夜裏西宮閣下你是必悄聲兒接駕我則怕六宮人攀例撥琵琶〔下〕

〔旦云〕駕回了去，左右，且俺上宮門，我睡些去。〔下〕

第二折

〔番王引部落上云〕某呼韓耶單于，昨遣使臣款漢，請嫁公主與俺，漢皇帝以公主尚幼爲辭，我心中好不自在。想漢家宮中，無邊宮女，就與俺一個，打甚不緊，直將使臣趕回。我待欲起兵南侵，又恐怕失了數年和好，且看事勢如何，別做道理。〔毛延壽上云〕某毛延壽，只因刷選宮女，索要金銀，將王昭君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不想皇帝親幸，問出端的，要將我加刑，我得空逃走了，無處投奔。左右是左右，將着這一軸美人圖，獻與單于，着他按圖索要，不怕漢朝不與他。走了數日，來到這裏，遠遠的望見人馬浩大，敢是穹廬也。〔做問科云〕頭目，你啓報單于知道，說漢朝

大臣來投見哩。「卒報科」「番王云」着他過來。「見科云」你是什麼人？「毛延壽云」某是漢朝中大夫毛延壽，有我漢朝西宮閣下美人王昭君，生得絕色。前者大王遣使求公主時，那昭君情願請行，漢主捨不的，不肯放來。某再三苦諫，說豈可重女色，失兩國之好，漢主倒要殺我。某因此帶了這美人圖，獻與大王，可遣使按圖索要，必然得了也。這就是圖樣。「進上看科」「番王云」世間那有如此女人，若得他做閼氏，我願足矣。如今就差一番官，率領部從，寫書與漢天子，求索王昭君與俺和親。若不肯與，不日南侵，江山難保。就一壁廂引控弦甲士，隨地打獵，延入塞內，偵候動靜，多少是好。「下」「旦引宮女上云」妾身王嬙，自前日蒙恩臨幸，不覺已經旬月，主上呢愛過甚，久不設朝。今日聞的升殿去了，我且向妝臺邊梳妝一會，收拾齊整，只怕駕來好伏侍。「做對鏡科」「駕上云」自從西宮閣下，得見了王昭君，使朕如癡似醉，久不臨朝，今日方才升殿，等不的散了，只索再到西宮看一看去。「唱」

(南呂一枝花)四時雨露勻，萬里江山秀，忠臣皆有用，高枕已無憂，守着那皓齒星眸，爭忍的虛白晝，近新來染得些證候，一半兒爲國憂民，一半兒愁花病酒。

(梁州第七)我雖是見宰相似文王施禮，一頭地離明妃早宋玉悲秋，怎禁他帶天香着真定龍衣袖，他諸餘可愛所事兒相投，消磨人幽悶，陪伴我閒游，偏宜向梨花月底登樓，芙蓉燭下藏鈎，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載該撥下的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寡人乞求他左右，他比那落伽山觀自在無楊柳見一面得長壽，情繫人心早晚休，則除是雨歇雲收。

〔做望見科〕〔云〕且不要驚着他。待朕悄悄地看咱。〔唱〕

〔隔尾〕恁的般長門前抱怨的宮娥舊，怎知我西宮下偏心兒夢境熟，愛他晚妝罷描不成畫不就，尙對菱花自羞。〔做到旦背後看科〕〔唱〕我來到這粧臺背後，原來廣寒殿嫦娥在這月明裏有。

〔旦做見接駕科〕〔外扮尙書丑扮常侍上詩云〕調和鼎鼐理陰陽，秉軸持鈞政事堂，只會中書陪伴食，何曾一日爲君王。某尙書令五鹿充宗是也，這個是內常侍石顯，今日朝罷，有番國遣使來索王嬙和番，不免奏駕。來到西宮閣下，只索進去。〔做見科云〕奏的我主得知，如今北番呼韓耶單于，差一使臣前來，說毛延壽將美人圖獻與他，索要昭君娘娘和番，以息刀兵。不然他大舉南侵，江山不可保矣。〔駕云〕我養軍千日，用軍一時，空有滿朝文武，那一個與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唱〕

〔牧羊關〕興廢從來有干戈不肯休，可不食君祿命懸君口，太平時賣你宰相功勞，有事處把俺佳人遞流，你們乾請了皇家俸，着甚的分破帝王憂，那壁廂鎖樹的怕彎着手，這壁廂攀欄的怕擷破了頭。

〔尙書云〕他外國說，陛下寵昵王嬙，朝綱盡廢壞了。國家若不與他，與兵弔伐，臣想紂王只爲寵妲己，國破身亡，是其鑒也。〔駕唱〕

〔賀新郎〕俺又不曾徹青霄高蓋起摘星樓，不說他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有一朝身到黃泉後，若和他留侯留侯廝遺你可也羞，那不着，您臥重裯食列鼎乘肥馬衣輕裘，您須見舞春風嫩柳宮腰瘦，怎下的教他

環佩影搖青冢月，琵琶聲斷黑江秋。

〔尚書云〕陛下，暗這裏兵甲不利，又無猛將與他相持，倘或疏失，如之奈何？望陛下割恩與他，以救一國生靈之命。

〔駕唱〕

〔鬪蝦蟆〕當日個誰展英雄手，能梟項羽頭，把江山屬俺炎劉。全虧韓元帥，九里山前戰鬪十大功勞成就，恁

也丹墀裏頭，枉被金章紫綬，恁也都門裏頭，都寵着歌衫舞袖，恐怕邊關透漏，央及家人奔驟，似箭穿

着鴈口，沒個人敢咳嗽，吾當僝僽他，他也他，紅妝年幼無人搭救，昭君共你每有甚麼殺父母，冤讎休休，少不

的滿朝中都做了毛延壽，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隊，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鴻溝，陡恁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常侍云〕見今番使，朝外等宣。〔駕云〕罷罷罷，教番使臨朝來。〔番使入見科云〕呼韓耶單于，差臣南來奏大漢皇帝，

北國與南朝，白來結親和好。曾二次差人求公主不與，今有毛延壽，將一美人圖，獻與俺單于。特差臣來，單索昭君

爲關氏，以息兩國刀兵。陛下若不從，俺有百萬雄兵，刻日南侵，以決勝負，伏望聖鑒不錯。〔駕云〕且教使臣館驛中

安歇去。〔番使下〕〔駕云〕恁衆文武商量，有策獻來，可退番兵，免教昭君和番。大抵是欺娘娘軟善，若當時呂后在日

，一言之出，誰敢違拗。若如此，久已後也不用文武，只憑佳人平安天下便了。〔唱〕

〔哭皇天〕你有甚事疾忙奏，俺無那鼎鑊邊滾熱油，我道您文臣安社稷，武家定戈矛，您只會文武班頭山呼

萬歲，舞蹈揚塵道那聲誠惶頓首，如今陽關路上昭君出塞，當日未央宮裏女主垂旒，文武每我不信你敢

差排呂太后，枉以後龍爭虎鬪，都是俺鸞交鳳友。

〔旦云〕妾既蒙陛下厚恩，當效一死以報陛下。妾情願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與陛下聞房之情，怎生拋捨也。〔駕云〕我可知捨不的卿哩。〔尚書云〕陛下割恩斷愛，以社稷爲念，早早發送娘娘去罷。〔駕唱〕

〔烏夜啼〕今日嫁單于宰相休生受，早則俺漢明妃有國難投。他那裏黃雲不出青山岫，投至兩處凝眸，盼得

一鴈橫秋，單注着寡人今歲攬閒愁。王嬙這運添憔悴，翠羽冠香羅綬，都做了錦蒙頭，煖帽珠絡縫貂裘。

〔云〕卿等今日先送明妃到驛中，交付番使。待明日，朕親出灞陵橋，送餞一盃去。〔尚書云〕只怕使不的，惹外夷恥笑。

〔駕云〕卿等所言，我都依着；我的意思，如何不依？好歹去送一送，我一會價只恨毛延壽那廝，〔唱〕

〔三煞〕我則恨那忘恩負義賊禽獸，怎生不畫在凌烟閣上頭。紫臺行都是俺手裏的衆公侯，有那椿兒不共卿

謀那件兒不依卿奏，爭忍教第一夜夢迤逗，從今後不見長安望北斗，生扭做織女牽牛。

〔尚書云〕不是臣等強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况自古以來，多有因女色敗國者。〔駕唱〕

〔二煞〕雖然似昭君般成敗都皆有，誰似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情知他怎收那臙滿的紫驂騮，往常時翠轎香

兜，兀自捲珠簾揭繡，上下處要成就，誰承望月自空明水自流，恨思悠悠。

〔旦云〕妾身這一去，雖爲國家大計，爭奈捨不的陛下。〔駕唱〕

〔煞尾〕怕明妃覺饑時吃一塊淡淡鹽燒肉，害渴時喝一杓兒酪和粥，我索折一枝斷腸柳，餞一杯送路酒，眼

見得趕程途趁宿頭痛傷心重回首則怕他望不見鳳閣龍樓今夜且則向灞陵橋畔宿〔下〕

第三折

〔番使擁旦上奏胡樂科旦云〕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聖幸，又被他獻與番王形像。今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恁生消受也。自古道，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駕到文武內官上云〕今日灞橋餞送明妃，却早來到也。〔唱〕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妝，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

〔云〕您文武百官計議，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唱〕

〔駐馬聽〕宰相每商量大國使還朝多賜賞，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兒出外也搖裝，尙兀自渭城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恁不斷腸。想明妃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做下馬科〕〔與旦打悲科〕〔駕云〕左右慢慢唱者，我與明妃餞一杯酒。〔唱〕

〔步步嬌〕您將那一曲陽關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棒玉觴。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

這裝圓來的意思

〔番使云〕請娘娘早行，天色晚了也。〔駕唱〕

〔落梅風〕可憐俺別離重，你好是歸去的忙，寡人心先到他李陵臺上，回頭兒却纔魂夢裏想，便休題貴人多忘。

〔旦云〕妾這一去，再何時得見陛下，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者。〔詩云〕正是，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色。〔留衣服科〕〔駕唱〕

〔殿前歡〕則什麼留下舞衣裳，被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到椒房，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

〔番使云〕請娘娘行罷，臣等來多時了也。〔駕云〕罷罷罷，明妃，你這一去，休怨朕躬也。〔做別科〕駕云：我那裏是大漢皇帝！〔唱〕

〔鴈兒落〕我做了別虞姬，楚霸王，全不見守玉關，征西將，那裏取保親的李左車，送女客的蕭丞相。

〔尙書云〕陛下不必掛念。〔駕唱〕

〔得勝令〕他去也不沙，架海紫金梁，枉養着那邊庭上鐵衣郎，您也要左右人扶持，俺可甚糟糠妻下堂，您但提起刀槍，却早小鹿兒心頭撞，今日央及煞娘娘，怎做的男兒當自強。

〔尙書云〕陛下，咱回朝去罷。〔駕唱〕

〔川撥棹〕怕不待放絲韁，咱可甚鞭敲金鐙响，你管燮理陰陽，掌握朝綱，治國安邦，展土開疆，假若俺高皇

〔番王引部落擁昭君上云〕今日漢朝不棄舊盟，將王昭君與俺番家和親。我將昭君封爲寧胡閼氏，坐我正宮，兩國息兵，多少是好。衆將士傳下號令，大衆起行，望北而去。〔做行科〕〔旦問云〕這裏甚地面了？〔番使云〕這是黑龍江，番漢交界去處，南邊屬漢家，北邊屬我番國。〔旦云〕大王，借一盃酒，望南澆奠，辭了漢家，長行去罷。〔做奠酒科云〕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尙待來生也。〔做跳江科〕〔番王驚救不及歎科云〕嗚，可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罷罷罷，就葬在此江邊，號爲青塚者。我想來人也死了，枉與漢朝結下這般離隙，都是毛延壽那廝搬弄出來的。把都兒，將毛延壽拿下，解送漢朝處治。我依舊與漢朝結和，永爲甥舅，却不是好。〔詩云〕則爲他丹青畫誤了昭君，背漢主暗地私奔，將美人圖又來哄我，要索取出塞和親，豈知道投江而死，空落的一見消魂，似這等姦邪逆賊，留着他終是禍根，不如送他去漢朝哈喇，依還的甥舅禮兩國長存。〔下〕

第四折

〔駕引內官卜云〕自家漢帝，自從明妃和番，寡人一百日不曾設朝。今當此夜景蕭索，好生煩惱。且將這美人圖掛起，稍解悶懷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寶殿涼生夜迢迢，六宮人靜對銀臺，一點寒燈枕席間臨寢處，越顯的吾身薄倖萬里龍庭，知他宿誰家，一靈真性。

〔云〕小黃門，你看爐香盡了，再添上些香。〔唱〕

(醉春風)燒盡御爐香再添黃串餅想明妃似竹林寺不見半分形則留下這個影影未死之時在生之日我可也一般恭敬。

[云]一時困倦，我且睡些兒。[唱]

(叫聲)高唐夢苦難成那去了也愛卿愛卿却怎生無些靈聖偏不許楚襄王枕上雨雲情

[做睡科][旦上云]妾身王嬙，和番到北地，私自逃回，兀的不是我主人陛下，妾身來了也。[番兵上云]恰纔我打了個盹，王昭君就偷走回去了。我急急趕來，進了漢宮，兀的不是昭君。[做拿旦下][駕醒科云]恰纔見明妃回來，這些兒如何就不見了。[唱]

(剔銀燈)恰纔這搭兒單于國使命呼喚俺那昭君名姓偏寡人喚明妃不肯燈前應却原來是畫上的丹

青猛聽得仙音院鳳管鳴更說甚簫韶九成

(蔓青菜)白日裏無承應教寡人不曾一覺到天明做的個團圓夢境[鴈叫科唱]却原來鴈叫長門兩三聲怎知道更有個人孤零

[鴈叫科][唱]

(白鶴子)多管是春秋高筋力短莫不是食水少骨毛輕待去後愁江南網羅寬待向前怕塞北雕弓硬

(么篇)傷感似替昭君思漢主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橫淒愴似和半夜楚歌聲悲切似唱三疊陽關令

〔鴈叫科〕〔云〕叫被那潑毛團叫的淒楚人也。〔唱〕

〔上小樓〕早是我神思不甯又添個冤家纏定他叫得慢一會兒緊一聲兒和盡寒更不爭你打盤旋這搭裏

同聲相應可不差訛了四時節令

〔么篇〕你却待尋子卿覓李陵對着銀臺叫醒咱家對影生情則俺那遠鄉的漢明妃雖然得命不見你個潑毛團也耳根清淨

〔鴈叫科〕〔云〕這鴈兒呵。〔唱〕

〔滿庭芳〕又不是心中愛聽大古似林風瑟瑟崑溜泠泠我只見山長水遠天如鏡又生怕誤了你途程見被你冷落了瀟湘暮景更打動我邊塞離情還說甚過留聲那堪更瑤階夜永嫌煞月兒明

〔黃門云〕陛下省煩惱，龍體爲重。〔駕云〕不由我不煩惱也。〔唱〕

〔十二月〕休道是情家動情你宰相每也生憎不比那雕梁燕語不比那錦樹鶯鳴漢昭君離鄉背井知他在何處愁聽

〔鴈叫科〕〔唱〕

〔堯民歌〕呀呀的飛過蓼花汀孤鴈兒不離了鳳凰城畫簷間鐵馬響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

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

(隨煞)一聲兒遠漢宮一聲兒寄渭城暗添人白髮成衰病直恁的吾家可也勸不省

〔尚書上云〕今日早朝散後，有番國差使命，綁送毛延壽來。說因毛延壽叛國敗盟，致此禍釁。今昭君已死，情願兩國講和，伏候聖旨。〔駕云〕既如此，便將毛延壽斬首祭獻明妃。着光祿寺大排筵席，犒賞來使回去。〔詩云〕葉落深宮鴈叫時，夢回孤枕夜相思，雖然青塚人無在，還爲娥眉斬畫師。

題目 沈黑江明妃青塚恨

正名 破幽夢孤鴈漢宮秋

附錄 王國維元劇之文章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韓文靖邦奇）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里堂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詞，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尙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明以後傳李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卽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甯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茲舉數例以證之。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箇筵席，回家來仍作箇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內，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雲暮，尙兀自脚趂起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

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又如寶娥冤第二折：

（鬪蝦蟆）空悲感，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病疾，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溼，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寶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箇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觀矣。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

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

（醉春風）空服徧頭眩藥不能痊，知他這脂臘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縹渺呵，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呵，使著驅殼；一會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

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著這迴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搊起纓鎗，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變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箇推辭說，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那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佇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雁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響。

以上數曲，真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茲舉其例，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勝）驚覺我的是顛顛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此猶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

（叨叨令）我這裏穩不土坑上迷飈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喜收希和的播，那騫驕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婆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其更奇絕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禩廟火刮刮匝匝烈燄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分開交頸，疎刺刺沙鞦韆鞍撒了鎗程，嘶琅琅湯偷香處喝驢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又無名氏貨郎旦劇第三折，則所用疊字，其數更多：

